



眞繫

ル 5
3254
21



門 九 5
號 3254
卷 21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藝文第五冊

蔡毓榮

新建昆明書院碑記

李澄中

侍讀庚午典試諸城人

蘭隱君祠堂記

楊

秘 麗江府知府奉天人

遷建麗江府學記

真繁 八之五

藝文目錄

六十一

張允隨

福山泉記

徐本僊 鹽道湖北蘄水人

文山書院記

陳宏謀 布政司廣西臨桂人

醒亭記

尹繼善

新建五華書院碑記

鄂爾泰

丁祭教 徵滇士入書院教

尹繼善

嚴禁招買檄 禁止呈送土物檄

張允隨

勸民樹藝檄 大計後申飭各屬檄

范承勳

雲南通志序

張允隨

趙州志序

陳宏謀

重刊四禮序

重刊近思錄集解序

重刊小學纂註序

繆彤

修撰江南吳縣人

王端簡公傳

韓莢

禮部尚書江南長洲人

昆陽州李孝子傳

陳純

祿勸州知州直隸冀州人

楊刺史傳

黃士傑

糧儲道福建長泰人

李烈婦傳

范承勳

護花山房記

石琳

新建雲濤寺及新得溫泉碑記

孫人龍

學院浙江烏程人

堂川記

范承勳

小碧玉泉說

陳宏緒

明晉州知州江西新建人

送廬江令耿君之耀州序

毛際可

祥符縣知縣己未保舉鴻博浙江遂安人

趙少宰撫浙六事圖記

李仙根

侍郎四川遂甯人

雞足山迦葉殿藏經記

黃元治

大理府通判江南歙縣人

桂香書院記 罷谷山澄碧樓記

張泰交

太和縣知縣山西陽城人

龍尾關橋石闌記

畢忠吉

池西道山東益都人

葉榆楊氏十節詩序

黃元治

感通寺僧無極朝天集序

毛奇齡

浙江蕭山人康熙己未鴻詞科官檢討

平滇頌

尤侗

江南長洲人康熙己未鴻詞科官檢討

平滇頌

汪琬 江南長洲人康熙己未鴻詞科官編修

送人之雲南序

龐塏 直隸任邱人康熙己未鴻詞科官知府

孫繼魯傳

宋潛虛 江南江甯人布衣

薛大觀傳 楊劉二王合傳

熊寶泰 江南潛山人諸生

遊燕子洞記 威遠知事王君墓表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蔡毓榮新建昆明書院碑記

從來地方之治在風俗風俗之厚在教化教化之興在詩書其所以鼓舞而作新之者是又在在上之人加之意爾滇雖僻在天末漢夷雜處然其山水清遠人才文物歷代不乏曩罹逆變征斂無時閭閻塗炭詩書煨燼小民疲於供億紳士竄於山林百姓十載無絃誦聲余奉揚

天討提師歷境之日烽烟千里滿地干戈泮藻鬢宮鞠為茂草

心竊傷之當是時惟撫軍王公與余同慨然余尚膺楚任
雖有志而未逮也及蕩平之後奉

命駐滇草昧經綸庶務交瘁凡設立營制招集流亡綏輯土司
會計兵食防禦盜賊澄敘官方諸大政莫不竭心而計之
悉力而行之

皇帝二十有二年補行辛酉科及二十三年甲子科鄉試滇中
雖取士如額然求其學行純粹才品卓越者寥寥無幾由
兵燹之後鼓舞作新者無其人而涵育薰陶者無其地無
惑乎士未知學民未知義也因與司道諸君計之曰滇人

士廢學久矣自余與撫軍初入滇時見學宮闕狀其嘆人
才放失塵懷者久之閒嘗覽其形勝鸚鵡碧雞之巖從昆
池烟水之浩淼亦洋洋乎大觀也及夷考其人物自前明
有楊文襄嚴恭肅傅拓蒼諸公而後蓋代之士邈焉寡儔
聖明御世海宇澄清災沴潛消山川炳煥其鬱蒸之氣當必有
如文襄恭肅諸公者起而應之余欲捐俸以建書院俾寒
困有志之士誦習其中育人才以報

天子不亦可乎僉曰善於是擇於城南郭外東西兩寺之間買
地一隅厥位面陽匪喧匪寂前殿三楹祠文昌帝君中構

滇縣志
一閣爲講貫之所後廳五楹爲憩息之地兩廡各構三十
廈爲諸生棲止之區鳩工庀材始於甲子之冬落成於乙
丑之春顏之曰昆明書院付雲南府昆明縣兩學司鐸者
掌之更爲置田三百畝歲收租一百二十石計口以給諸
生之肄業者亦付司鐸者與其出納並勒諸石以志不朽
是舉也雖出自余與撫軍王公入滇之初念然尤賴司道
諸君共成之要莫非與教化厚風俗期至治之同心也然
則滇人士之誦習其中者其亦思昆明爲首善之地敦孝
弟以立其本存忠信以厚其基服禮義以嫻其身尚廉恥

以致其行出而得志則楊文襄之芳躅可步也卽處而淑
身亦鄉黨之善人不失也凡若此者皆教化之所由與風
俗之所由厚也將由此而兩地六詔家敦孝友戶列詩書
野老矢何力之歌郊童賡不識之頌地方久安長治之道
詎不在於是乎此又余與撫軍之深有望於滇人士者也
若或植黨羽而逐凌器假棲止而競趨謁借咕嚙以竊升
斗豈特滇人士之蒙其羞歟卽典守者亦不得辭其咎也
李澄中蘭隱君祠堂記

庚午冬余自滇南奉

使回至楊林遲客聞其地有蘭先生者諱茂字廷秀號止庵
明洪武時人少有大志不就乃潛心理道淹通經史凡黃
冠緇流醫方卜筮星厯風角之書靡不窮究其與鄉里稱
爲賢會王尚書驥征麓川先生授以方略遂成功若耍麓
川破船往山上過居人至今猶傳其語所著有元壺集鑑
例折衷經史餘論安邊策條止庵吟稿聲律發蒙山堂雜
稿等書行於世四方學者多師事之年八十卒于家有司
以狀聞從祀鄉賢今其墓尚在蘭氏子孫衰微矣余與諸
子覓其隧道抔土傾圮宿草榛莽墓碣剝蝕過半慨然有

風流銷歇之悲焉夫北邙之冢其爲石馬秋風者何限士
君子鮮有回車太息憑弔其軼事者先生終老家食能於
三百餘年人亡風微之後使萬里羈客徘徊嘆息而不忍
去謂非其流風餘韻有以廉頑立懦而能然哉余捐金爲
之倡首俾里人新其墓碣並葺其祠後之人倘有踵余之
後聞風而起復事修葺者此物此志也雖先生脫屣富貴
委骨於陳根萊菔之中豈復有形骸之見區區以祠墓爲
重輕而余之徘徊感嘆蓋有出於不自知其然者乃知懿
德之好千古同情初不以時代間隔也

楊秘遷建麗江府學記

山左聖人鄉也先大夫撫其地余時爲兒童嬉戲語以陳俎豆弗知也比長就學亦惟咕嚕從事所爲學聖人之道志當世之務者茫乎未曉通籍後日習吏牘抑又未遑遜志焉及待罪東昌益近聖人居登闕里之堂宗廟百官備瞻美富心切向往然後知獲上治民順親信友由明善以要於誠者雖簿書鞅掌要未可以一息弛良以聖人之道範圍天下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固無人不可學無地不當學者也甲辰歲自曲靖調守麗陽甫下車首謁文廟

見其地勢卑隘規模淺陋所以妥先聖舍生徒者均未有當焉乃稽創造於諸生對曰麗舊無學士酋木氏慮民用智而難治因如秦人之愚黔首一切聰穎子弟俱抑之奴隸中不許事詩書康熙辛巳春曲阜孔公興詢來判府事見麗民質甚美力請建學以造士木氏猶然撓之事幾寢會執政知孔公能委刺劍川乃得出囊俸招劍工伐麗木購民地布置經營閱三載訖工禮樂器畢具而麗始有學當是時酋勢方熾建學爲最拂意事地勢之不暇擇規模之不及宏所必然也諸生之言如此余因作而歎曰孔君

此舉可謂知先務而無媿於聖人之裔矣夫國家治教休
明道化翔洽興賢育才百年於茲矣麗固邊鄙然披檀荷
毳之夫維皇降衷厥有恒性習俗儂詐長民者機智使然
耳被以禮樂詩書之澤明君臣父子之倫未有不蒸蒸向
化而油然親其上者必以不事詩書錮其智而益其愚豈
聖天子廣勵學宮之意哉向非孔君則麗民且不知有學向何
卑隘淺陋之足病然卑隘淺陋至今日又大不可語竟而
諸生退余以履任方新不及舉明年諸所役作各就緒廣
文萬咸燕率諸生以遷建學宮請余曰是余夙志也遂議

遷於府治北正大爽塏風氣攸聚工甫興而委理鹺政之
檄至乃囑廣文董其役經始於乙巳季秋落成於丙午仲
春自大殿及兩廡戟門櫺星門率循舊制柱棟瓦甍易朽
益新環垣鑿池宏敞壯麗丹漆粉堊煥然爲一郡偉觀工
垂成皆願有記抑余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惟士者民
之倡師儒者又士之倡誠仿昔人經義治事之遺意以誘
訓諸生讀古人書學古入之道皆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使
數年鬱勃之氣暢於事業發於文章爲信友爲孝子爲忠
臣爲良民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庶幾遊聖人之門而無愧若余固兩遊聖人之鄉而未聞夫子之道猶幸繼聖人之裔而同此勸學之誠也是可與麗人士共勉也

張允隨福山泉碑記

福山泉廣通舊乾海子也崇山圍之有田二千餘畝地以乾名志無水也既無水何以田曰耕以雨栽以雨苗而秀且實亦以雨蓋不徒恃地而尤恃天也雨偶愆可若何則曰無如何也滇之田類是者皆呼曰雷鳴田不獨廣邑一乾海子矣今

天子重農貴粟講求水利燕趙黍田也濬而宜稼秦隴陸地也疏而爲澤滇豈獨以山國異哉余撫滇每以農事飭有司在盡人之力以通地之窮比歲農利灌溉年多順成亦既有效矣廣通令楊登以乾海子之蓄於水也徘徊周視於山後五里許得泉三股發源福德山麓欲導之而阻於山請示於余余勉之乃出貲鳩民鑿山腹七十丈寬三尺高增其一水瀧瀧入於峒達於溝引於田蓄洩有法工役不擾業是田者皆喜曰乾海子不乾矣請易名申到下其議於司司上其名曰福山泉邇其源也並請記以勒石余曰

此牧民者常職耳何必記雖然有可風者三史起令鄴引
漳水而魏富白公在漢引涇水而民饒地無論肥瘠顧人
力何如耳滇所在多山田苦無水司牧者苟皆能營度而
補救之無諉地利無任天時無徒責勞於民是瘠者可肥
而歉者可豐也傳又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
其終楊令果知此意也凡牧民之政其勤如探源毅如鑿
山收效如登百穀又何往而不治夫奉宣德意有司事也
先公後私民之分也服其疇食其利尚思

國家所以任吏治重農功嘉惠黎元無微不至忠敬之心油

然以生乎是爲記

徐本僊修建文山書院記

取諸賁而得文之原取諸大畜而知山之用邑之以文山
名也詎無故耶賁之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明者文止者
山火發土凝日華嶽麓文在山也大畜之彖曰君子以剛
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篤實者山輝光者文納懸象於安
敦山而文也顧茲名焉烏可以無學乎且夫茲地之昉於
洪荒者越數千年隸版圖僅七十餘載初顏其郡曰開化
有開必先臣我多遜謹厥始歟今復加以縣治命曰文山

聲教暨訖華實兼綜成厥中要厥終歟顧茲名焉烏可以
無學乎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七
年小成九年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悅服而遠
者懷之邑初設余首肩其任循名責實捐資百五十兩置
義館六椽學田一所師課蒙習以企絃歌之十一至乃於
學也闢而修之於田也增而廣之是在後之同志者縣治
之設也在雍正八年春三省制軍少保鄂公之請也文山
之名我

皇上實命之縣令小臣徐本僊乃楚中人家於黃州之蘄水縣

始任茲地以雍正八年五月念四日設學在雍正九年夏
五月也

陳宏謀醒亭記

醒之爲言警也以此名亭志警也人醉則昏醒則明警而
覺之使無卽於昏也曰子之不勝杯杓也蓋自生而已然
子固常醒者也而焉用警曰有是哉物之足以醉人也獨
酒乎哉適於玩好而志爲之移矣暱於聲色而神爲之蕩
矣推而制事應物遇人聽言苟有所偏卽有所惑是亦醉
也奚必酒曰然則何以不銘諸座右曰斯亭蓋飲後憩息

之所也吾以此爲不時之提撕且使爲吾客者亦有所觸
於目而警於心焉故以名亭

尹繼善新建五華書院碑記

滇處西南極邊衣冠文物差不逮中土而山川瑋麗韞玉
陶金人才亦輩出會城舊有昆明書院爲諸生講習所因
規制未備廩給難繼諸生裹糧負笈未能周徧我

皇上覃敷文教無遠弗屆雍正十一年

特諭天下督撫建立書院給帑千金永爲膏火資余適於是時
奉

命總制三省駐節斯土爰與撫軍熟籌審權爲經久計期上副
九重栽培鼓勵之盛心下收多士引掖觀摩之實效乃就五華
山址新建官廡闢講堂增學舍飭藩司購買官莊歲入租
穀爲修脯餼廩之需遂遠聘明師於江南而集學使所取
前列諸生並通行各屬舉報文行兼優之士嚴加考驗拔
其尤者收入書院肄業復酌定條約日有課月有試訓誨
有程勤惰有別委教員專司稽察出入之事又慮道遠難
致書籍手訂制藝古文詩賦各種刊成數卷令諸生以時
誦習規模具備煥然改觀諸生感沐

皇仁歡忻鼓舞不獨在院肄業者汲汲孜孜力圖進取卽未與
其列者聞風奮發駸駸乎有日上之勢夫功不專則業不
精教不嚴則率不謹舉一事而不慎厥始則不足以圖厥
終余忝居封疆重任環顧彼都人士皆吾子弟造就期望
之懷至真且切自莅任以來仰賴

廟謨蠻氛滌淨武備旣裕文治宜興矧欽奉

恩綸敢不和衷籌畫爲經久之規條嗣自今聲教暨訖風氣日
開將見椎髻侏僂之俗家絃誦而戶詩書不難抗衡中土
是

聖天子德澤殷流實足衣被萬世後之官斯土者尚其加意滋
培永行遵守庶幾無負

聖朝作人之雅化云爾

鄂爾泰丁祭教

竊惟

至聖先師萬世之師表也冠帶集團橋天子有臨雍之典春秋
屆仲月上丁修釋菜之儀內則命夫胄子三公外則寄於
有司羣牧典墓嚴也誰敢懈焉本部院前蒞南藩職司秉
鬯恭逢丁祭親齋沐而宿黌宮先令儒官較簿書而正祭

器乃知牲或已經宰殺既失告全致潔之心物豈盡屬肥
鮮更乖博碩蕃滋之義且或常供不充夫額數任先後以
那移珍品不給於豆籩致菹鹽之雙疊兼聞各學亦有同
風罔知共竭精誠但解奉行故事甚或尊罍未備疇詳犧
象之形琴瑟雖陳莫辨故箎之狀觀者如牆如堵任彼咆
哮祭者似醉似癡頽如聾瞽一尊纔薦滿庭之燎火無輝
三獻未終兩廡之燈光已滅於是甌錡與簋簋悉憑顛倒
几筵鹿兔共榛菱似遇摩空鷓雀分甘奪臚半由承祭之
家人拍地喧天遑問糾儀之齋長駿奔髦士霎時怒髮衝

冠輿隸膳夫一片雄心染指凡此之類罪豈勝誅皆由約
束之不嚴亦以躬行之未善不思主爵則身膺一命幸得
窺聖人門牆分獻則職任半氈原以司泮宮俎豆平時未
知化導已蒙尸位之譏臨事不克恪恭難免曠官之咎於
是飭郡守州牧縣令等職兼以誠教授學正諭導諸員各
矢乃心以襄大典預期三日牲牷皆供乎餼牽先事一朝
品物盡陳於頰璧齋戒沐浴來觀習樂試歌舞於明倫堂
前科量潔清退服寢衣斂精神於尊經閣畔庶幾必誠必
信斯夙夜之惟寅無怠無愆知神人之感格是並申之條

海東
約用以頒諸學宮

鄂爾泰徵滇士入書院教

國家最重者惟人才人臣最急者亦惟人才使者奉

命總制三省凡三省文武吏賢者能者必以聞於

朝進其秩厚其楮寄以指臂託以心膂人才蓋綦重矣舉子上
公車者使者必助其資斧飭其有司以速其駕士子入棘
闈者使者必省其號舍給其卷資豐其供具優其禮貌以
鼓其氣而一時登賢書者皆知名士赴禮部者中式十人
選大令就博士者又數十人皆前此滇省所未有而使

不惜費不憚勞孳孳矻矻不已者凡以爲人才計也書院
者儲才之區也使者初來滇滇舊有書院使者分爲三舍
課其優拙以高下其廩餼而士亦皆能自奮丙午賓興得
之書院者甚多士亦宜知淬礪矣己酉之役售者寥寥售
不售何足以定士然使者竊憂之慮其應上者之鮮實心
而操之無具故奇才異能之士未嘗數數覩也夫使者之
求才甚急士之應知者甚緩或有爲之解者曰滇僻處遐
方周秦漢魏六朝唐宋之書多未見十三經廿一史有至
老不識其名目者於此而欲求奇才異能之士是猶語盲

者以日月而詢聾者以鼓鐘也勢必不能使者聞而嘆曰
是誰之過使者之過也學者力不能致經史及前古歷代
之書而爲之上者又不思代爲致之是更歷數千百年後
欲求一奇才異能之士而終不可得也使者先已置廿一
史諸書於院中學者尚未及讀至是復取架上十三經及
周秦以來之書若干部各用圖書印記註之簡冊貯之書
院掌之學官傳之永久又將招致四方之善讀書而能好
古者以充學舍厚其廩餼而以時親課讀之安知不有奇
才異能者之出其中也夫滇之山川秀麗如太華昆池碧

雞點蒼之屬甲天下比年以來卿雲見於天醴泉出於地
神龍天馬行於海上嘉禾異卉遍於南中而老撾來朝莽
緬慕化車里江外符塔倒歸漢之謠八仙海邊應鳥蒙必
了之識凡諸嘉祥無遐邇靈蠢莫不効異爭奇若欲表見
於

聖世而不甘後時况秀而靈者惟人人之秀而靈者惟士而獨
可使滇讓美於天下哉因取全闡落卷遍觀之適羽書旁
午刻無宵晷暫以中輟及三邊胥靖每乘夜分餘閒挑燈
批覽輒漏下四五共得五十二卷如玉之在石未名一器

而礪以錯之小大皆可各得其用既定乃拆號書名下郡
縣各送至省集於書院使者之心其視滇子弟猶吾子弟
也有能讀吾書者吾卽以賢子弟待之衣食必周寒暑必
恤家室之薪水書齋之膏火必繼倘汝曹果以賢子弟自
爲方且望其專心致志窮經究史使得爲奇才異能之士
爲

聖天子儲才得人計而肯聽其紛馳外務以汨沒其心思乎古
之學舍往往數千人至不能容今就風簷試藝殘筍剩簷
中得五十二人豈遂足空其羣使者已面語學使者吳公

既有孫陽之能自能得駿以會於金馬碧雞之地其郡縣
及廣文知有學問優通者或天資高妙能記誦穎悟過人
者卽會同保送如吝惜貲費者使者自能償之不得謂此
地無人以沈淪佳士也士患不讀書耳倘肯潛心院中如
董子下帷足不窺園日取十三經廿一史次第讀之自可
開拓心胷推倒豪傑毋自畫也讀書之法經爲主史副之
四書本經孝經此童而習之者外此則先之以五經其次
如左傳之淹博公穀之精微儀禮之謹嚴周禮之廣大爾
雅之辨晰毫芒大至無外而細入無閒此十三經者闕其

一卽如手足之不備而不可以成人者也至於史則先史
記次前漢書次後漢書此三史者亦闕一不可讀本紀可
以知一代興亡盛衰之由讀年表世家可以知大臣創業
立功之所自讀列傳可以知人臣邪正公私卽以關係國
家得失利害之分讀忠孝節義隱逸儒林文學方伎等傳
可以知各成其德各精其業以各造其極而得以或顯當
時或傳後世之故讀匈奴大宛南夷西域諸傳可以知安
內攘外柔遠綏邊恩威各得之用讀天官歷律五行諸書
志可以觀天而並可以知天人相感之原讀河渠地理溝

洫郡國諸書志可以察地而并可以知險要之機讀禮樂
郊祀儀衛輿服等書志可以知典禮掌故之因革而有所
參訂讀藝文經籍等志可以知七略九種四部六庫著作
之源流而有所考稽讀平準食貨諸書志可以知出入取
予制節謹度之大要而有所規鑒讀刑罰兵營等志可以
知賞罰征伐懲惡勸善討罪立功之大法而有所折衷此
讀史之大要也且善讀史者不僅以史視史凡詔誥奏疏
檄諭論策之屬文之祖也樂章歌詞之屬樂府詩歌之祖
也屈原賈誼司馬相如揚雄等傳所載騷賦之屬詞賦之

祖也故熟於三史則文人詩人騷人一齊頰首矣况不止三史乎必待讀經既畢而後讀史則史學太遲惟讀左傳而以史記副之讀公羊穀梁儀禮周官爾雅而以前後兩漢書副之十三經與三史既讀此外如家語國語國策離騷文選老莊荀列管韓以及漢唐宋元人之文集與三國志晉書以下諸史參讀參看擇其尤精粹者讀之其餘則分日記看天資絕人過目成誦者看卽是讀其不及者原不能盡讀博覽強記有十三經三史爲之根本餘皆一以貫之讀固爲要看亦有功必欲汝曹全讀非人情不可強

也經莊重史閒雅莊重者難讀閒雅者易讀讀經以淑性讀史以陶情朝經暮史參錯互讀則有體有用內外兼該相濟而不相妨相資而不相紊然後反求其本而約之於至一之地則本之身措之世無所往而不當出之言爲經術之言行之事爲經濟之事建之功業爲經天緯地之功業夫而後乃可藉手以報曰臣爲

國家得人矣此使者之所厚望於天下而不能無望於二三子者也近奉

天子命准入都

真文 八之五

藝文

三

陸見事竣將復來其毋以使者之去爲疑今來署篆者爲前任高部院與使者有同心撫軍張都院又能成使者志使者已定其規模屬之兩公仰該府文到卽送至省縱使者已行兩院知使者意其於諸生必有加禮慎無卻顧不前負使者並負兩院適以自負也至如借書院爲納交聲氣之地觴酒酬酢慶賀往還遊蕩門外招搖市中是尤不肖之甚貽羞書院恥笑士林此使者之所深惡毋過吾門也使

者之所望於二三子者非獨爲書院計爲滇計也爲

國家得人才計也得人才於天下不難而得之滇且得奇才

異能者於滇滇之榮

國之光也使者獨有厚望焉二三子其何以副使者之望行矣其毋忘使者言也他日使者又至矣

尹繼善嚴禁招買檄

爲嚴禁招買之弊務絕招買之源以甦民困事爲政之道在首除民累滇省累民之事莫甚於招買本部院仰體

聖心勤求民隱竊以治病務去其根除弊務清其源若招買之源不清日久不無流弊而欲清招買之源尤當先清平糶之累夫平糶原係美政而行之不善最易累民每見地方

官之平糶者止圖出陳無論米價貴賤卽行混糶並不計算買補任意減價徒使姦商銜蠹私販囤積而鄉村窮民不能均沾實惠及至秋成買補所存糶價不敷官難賠墊遂皆攤派里民短價招買加以不肖官吏網利營私里胥頭人層層剝剝此種積弊受累無窮本部院與撫都院同心商酌當青黃不接之時如果米價昂貴方許開倉平糶只照市價酌減所賣價值存待秋成之後按照時價平買還倉不許派之里民如有盈餘不必歸公遇價貴不敷之年通融彌補則既不累官又不累民根源既清招買之事

庶可永遠停止連歲仰荷

天庥雨暘時若頻書大有倉儲之缺欠固宜補還民力之艱難尤宜體恤第恐不肖官員或假公濟私借名招買仍前攤派貽累民生合行示禁自今以後招買之事嚴行禁止招買之名永遠革除本部院早作夜思不過爲億萬窮黎愛惜膏血凡百有司身膺民社何忍使眼前赤子困苦顛連倘仍有玩法營私暗行招買或買補倉穀短價累民者法令具在斷不姑容

尹繼善禁止呈送土物檄

爲禁止呈送土物事各屬地方土產食物呈送些微以通
上下之情原非餽遺可比收受何遽傷廉但邊省之出產
有限屬員之薪俸無多呈送食物各處應酬不特所費不
貲更且於民不便如果品樹木小民藉以養生乃當未熟
之前文武差役卽行估定及至成熟量給價值恣意採取
而兵役人等亦遂假公濟私借端滋擾派取人夫遠路運
送地方之累不可勝言本部院心求民隱事本人情豈肯
於口腹之微故爲矯廉之舉但以供一日之七箸費屬員
數月之養廉爲一刻之嘗新奪窮民合家之衣食似此無

益有損之事儘可減除自今以後通省各屬凡舊例應送
土物概行禁止不許呈送地方文武如再有指名採買恃
強混佔短價病民及縱容兵役假公滋擾者一經訪聞定
行嚴參重處各宜凜遵

張允隨勸民樹藝檄

爲盡地力以厚民生事無曠土斯無游民務農桑乃足衣
食此天地不易之常經黎民當盡之職業也滇省山多田
寡戶鮮蓋藏漢雜夷居民習此蘇我

皇上如天之仁霑濡萬彙凡屬在宥罔不養欲給求滇南遠在

宸衷軫念官斯土者各皆仰體

萬里尤煩

聖心加意撫卹滇民之氣象固已日新月盛矣然生齒既繁當思所以養育而養育之方總不外於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蓋各省之陰晴寒暑雖有不齊而雨露之滋潤則無不齊五方之燥濕剛柔雖有不一而原隰之發生則無不一滇民每歲除夏麥秋禾外不過種蠶豆黃豆苡麥高粱之屬以資生年值豐稔比屋猶慶盈膏一遇歉收閭閻能無饑饉此非滇地磽瘠之故而滇民偷惰之故也夫民生在勤

地道敏樹如北方之果蘇江南之桑麻要皆彌望青葱不使隙地閒曠是以一歲之所出足供一歲之所需本都院歷任滇中東西兩地情形備悉凡府州縣城內外及村莊鎮市週遭曠土殊多皆堪開墾或栽果蘇或藝桑麻各因地土之所宜不惜勤勞以用力果能相習成風自然遞年奏效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尺布寸錢皆於身家有補積日累月何患富厚無期况官又無賦稅之徵求民何惜手足之胼胝也合行勸諭爲此牌仰該府官吏轉飭各屬遵照嗣後無論府州縣城及鎮市村莊凡有曠土原爲某甲某

乙之地卽令某甲某乙開墾種植其有官地之無礙墳塋田畝者或許一人具呈或數人公具一呈均分種植該地方官酌給印票以杜日久爭端但凡民樂與圖成難於慮始全在該地方官善於開導俾之踴躍從事每於歲底巡行考課以種藝之勤惰分別賞罰行之數年力無不盡則地利無不開江南之桑麻北方之果蔬未有不於滇省兼收其益者本都院卽將以該地方栽植多寡定該管官政治修廢矣勉之慎之

張允隨大計後申飭各屬檄

爲申飭事

國家設官分職期展經猷考績程能用昭激勸旣身登於仕籍甯自薄其功名然或砥勵於前而苟且於後或振作於始而怠惰於終豈皆飾詐以沽名多由量盈而器小故居之無倦實心爲實政之原而謙則有終立事卽立身之效凡茲古訓悉屬官箴我

皇上誥諭臣工必循端而竟委講求吏治務夕惕與朝乾如果念茲在茲斯爲可久可大滇省舉行

計典本都院與督部堂敬體

聖天子澄敘官方之盛心舉劾一秉大公註考兼參與論其才
守兼優而猷爲克著旣爲羣僚之冠合登卓薦之條其餘
守非不足取才非不可觀或以資序尚淺而姑遲歲時或
以功績未彰而尚須建樹薦舉有待期望彌殷獨是常情
忽逢旌拔便志滿而氣驕豈必殊尤輒矜能而伐善旣矜
且伐則輕肆日滋復滿而驕則乖張漸露於是業隳於方
立功敗於垂成從惡如崩易就下流之勢中道而廢遂辜
上進之階縱使幸增爵秩於目前必不能免糾彈於轉盼
此本都院不能不爲已卓薦者慮也至於才非卓越希登

薦剡而未能政本平庸免罹彈章而自喜謂後此之三年
尚遠覺當前之怠氣忽生政事因循精神頹墮始則置民
社於度外繼則滋利慾於胸中本樸誠而或易以姦欺本
廉謹而或變爲貪墨道無中立依違卽退入重淵仕止一
途蹉跌則敗同覆水此本都院又不能不爲未卓薦者防
也是則

計典初過防慮更多用是躊躇合行申飭爲此牌仰該府官
吏并轉飭所屬遵照已卓薦者當念盛名難副物望難酬
勤以服官匪懈倍嚴於夙夜卑以自牧虛懷益著於勞謙

庶幾不棄前功兼可頻邀顯擢未舉薦者當反求諸己毋
終讓於人因此激厲之心鼓其奮迅之氣保民如保赤念
念誠求臨事若臨深時時懍懍恪恭奉職何忱他人我先
黽勉奮庸不妨後來居上若夫爲山九仞終虧一簣將欲
誰尤臨淵羨魚不如結網斯爲可取本都院不持成見悉
屏偏私因人之重輕爲重輕任物之好醜爲好醜苟劣聲
稍著決不因上考而少存袒護之心倘嘉績旣聞亦不因
中考而猶存阻抑之意陟者忽黜沉者轉升祇秉公平時
行甄察尚其努力庶免噬臍

范承勳通志序

滇志何昉乎蓋自晉常璩倡之於前唐樊綽元李京之徒
踵事而增華焉迨明聲教日闢景泰間右藩陳安簡奉詔
纂修爲書四卷嗣是李元陽包見捷劉文徵之數子者後
先纂述滇志亦漸備矣獨是數十年來疊遭寇亂典章散
軼卽於灰燼之餘偶得殘篇要皆存什一於千百其失也
或病其略歲癸亥我

皇上特命儒臣纂修

大清一統志

詔天下各進省志於時滇以逆孽初平諸務草創僅襲舊文擴
撫近事遵部限而上之未及精詳其失也或譏其濫略與
濫皆不可以垂永久况滇雖遠在天末其山川險易建置
因革與夫政教之興衰吏治之得失民風之醇疵是皆治
滇者所宜亟講也詎可忽諸臣於二十五年欽奉

簡命來制茲土見兵燹之餘其生齒凋耗尚未盡登也制度頽
廢尚未盡舉也賦役繁重尚未盡復也文教尚未盡修武
備尚未盡飭也日夜兢兢蒿目而憂嘗望古遙集欲得往
代之賢臣善政奉爲楷模而則倣之乃檢點遺文得其梗

概三代以前無攷矣由秦漢以迄於唐大率皆羈縻弗絕
治人治法蓋寥寥也元之賽典赤其區畫經營之事至今
父老猶能言之緬其遺躅邈然難追有明樹藩建節繫豈
無人及末造法隨時倣以致豕突鴟張之輩職爲厲階稽
往事者每有遺憾焉自

本朝戡定以來我

皇上軫念遐荒

恩綸疊下山川日益莫麗夷漢日益安帖溝洫日益疏濬土
田日益開墾熙皞耕鑿者民風絃誦詩書者士習休息而

蕃衍者戶口輸將而恐後者貢賦雖山澤魚鹽之利不敵
中州而樹畜稼穡之勤漸臻樂利撫今追昔未有如我
國家之聲靈遐暢遠邁千古者也當此之時使滇志猶然闕
略其何以揚太平之盛治昭大一統之宏規也哉臣因會
疏

題明議爲續纂拜疏之日卽嚴行設局敦請紳士以郡臣丁
煒總其務學臣吳自肅督其成務令序次有規編輯有體
分條晰目據事直書既不敢失之略亦不敢失之濫庶幾
滇乘有成書可垂之永久而告無過也已於以獻之

當一遐荒萬里如在目前安在志滇之書不可以爲治滇之書
也臣謹序所以纂修之由拜手颺言於簡端

張允隨趙州志序

天下郡國之有地里志自漢班固始原於禹貢沿之周禮
彬彬然可誦也後世郡邑州都建置因革更易代殊名稱
之胥考據者惑焉及唐杜佑宋馬端臨先後作通典通考
薈萃天下之山川人物列爲一部較之班志又爲加詳矣
然唐宋時西南叛服不常若浮若沉負版不載以是杜馬
亦所從略蓋春秋謹嚴於內外之辨者此物此志也我

皇朝誕膺

天命統一華夷幅員之廣古今莫及而疆里之制則以京畿郡邑直隸六部天下分爲十四布政司以統諸府州縣於是而各有志書紀其地里雖相沿於前代乎然蟠木流沙無雷向日靡不來庭而來王則合諸志之全而大一統焉蓋於斯爲極盛者也雍正十年

世宗憲皇帝特命詞臣纂修一統志分行各省修輯通志以備采擇雲南爲梁州裔境自漢置益部以來稍通中國至今漸被

聖化百年而後禮樂可興此其時矣省旣開館延文學之士以補敝之外而各府州縣皆同時興舉而趙州於滇亦推人文勝地故其爲志獨能本諸經史弗諛弗誣此不特作者之學有本源亦以徵夫毓秀鍾靈人可傳而事足信者匪徒以書肆說鈴觀之也州牧程近仁來請序予維趙之於滇抑傳所云叢兩國者也然自設州治以來四百餘年其間風俗之澆純治理之得失田土之蕪闢人才之盛衰與時而遷變者多矣今

聖天子在上加惠元元遐荒萬里之外若照几席守土之官但

能宣布

皇上德意以俾恩澤下究於百姓而不邀近功小利塗飾觀聽冀博才能之名則趙之民不將蒸蒸興起而悉臻夫至化之域也哉伏讀

上諭云治天下者在於治天下之人心必使民氣和暢民情豫順快然知有里井之可安怡然知有室家之可樂斯爲無象之太平閭閻實被其澤此必直省中息事甯人安全休養道在於優游馴致而非可取必於旦夕間也大哉

王言所當共勉夫奉宣德化教養斯民者守令職也巡省風俗

而以愛民爲稱職督撫大吏事也倡率鼓勵甯敢他諉故因趙州志之序而愷切言之嗚呼亦豈獨爲趙州之志而言之也與哉

陳宏謀重刊四禮序

型俗莫善於禮而成教必始於家家而無禮則名分乖愛敬薄俗之流失端必由之紫陽朱子折衷古今損益羣籍著家禮一書瓊山邱氏因其文衍爲儀節海內通行久矣萬厯中商邱宋栗庵先生省其繁重爲四禮初稿大要不失朱子本意而節目簡易人不必措紳家不必闕閭胥可

行之余嘗謂是編也宜於中原寒素之家尤宜於邊方側陋之族是深得乎禮之意而通之不愧爲朱子功臣也鉞板已失流布未廣欲重刊以行而因循未就今年春承乏滇藩滇地僻遠書籍罕至而夷漢雜居鮮克由禮其須是編也尤亟因鉞梓以行而朱子通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呂氏居鄉雜儀并婦人拜考証亦附刊焉誠使家置一編講明而遵守之於型方訓俗之道不無小補顧余涼德不足以感化斯人而地位與民弗親又不能躬進斯民而一一與之更始則夫不鄙余之迂拙而推而徧之設誠致行使

教興於家而化成於州郡實於親民之良有司有厚望焉

陳宏謀重刊近思錄集解序

子朱子與東萊先生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擇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編爲近思錄凡格致誠正之方修己治人之要節目詳明體用兼備朱子曰四子者六經之階梯近思錄者四子之階梯又以窮鄉晚進有志於學無良師友之助者得此亦足以得其門而入朱子誘掖後學之苦心尤在於此平巖葉氏用力於此書最專且久所著集解原本朱子舊註參之諸儒辯論而附以己說明且備矣宏謀

服膺此編攜之篋衍近見滇中罕所流布因出以重付梓
人將散之列郡俾義塾家塾人置一編也夫滇士之有志
於學者多矣得此編而沉潛玩索切已體認依類貫通由
是以求濂洛關閩之全書以窮六經之奧旨當必有深造
自得而不能自己者此余所切望於滇人士也刊既竣敬
書於簡端以俟

陳宏謀重刊小學纂註序

五方風氣殊矣民生其間不能無剛柔輕重遲速之異而
原其本始性善皆同古之聖人修道立教萃天下子弟於

黨庠術序而訓之以彝倫日用蓋豫防其天性之漓而以
蒙養爲作聖之功意深遠矣子朱子所著小學其事切於
童蒙而其理徹乎上下本之經傳稽諸往籍廣之以嘉言
實之以善行所謂小學一書乃做人榜樣者此也今者躬
逢

聖世化民成俗之方至周至備各省書院絃誦多人固已十五
國同風矣宏謀承乏六詔職司旬宣得陳請 兩臺於所
部郡縣廣設義學欲使邊方士庶均沐

聖朝雅化則敦本行崇實學宜首務矣會梁溪顧右卿先生掌

江寧
教五華書院出篋中所攜紫超高君所輯小學纂註以示
余余讀之愛其詮解明備考校無訛尤便初學因重爲刊
板附以童蒙須知頒之通省學塾俾遠方之士父師以是
教子弟以是學所謂習與智長化與性成異日明體達用
胥於此立其基安見遐陬僻壤不可以敦本崇實之教教
之也哉

繆彤王端簡公傳

康熙十三年歲在甲寅秋九月

予告大司馬思齋王公以疾薨於江甯踰年

賜葬三茅山之陽又踰年吳中受業弟子繆彤爲立傳傳曰公
諱宏祚字懋自號玉銘晚年繫思高堂因號思齋其先陝
西三原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端毅公南京戶部
尚書康僖公裔也旣以順欽公從戎至滇之金齒司遂占
籍卽今永昌府云曾祖良弼公祖崇正公並傳隱德父瞻
雲公中萬曆癸卯鄉試歷官蜀楚著賢聲兩祀名宦常榜
署齋曰體認天理處繼晉秋曹以議減總河劉公獄去國
天下惜之癸卯生公公生而岐嶷性純孝沈毅寡言有才
智讀書目十行下講經世大略卽具廟堂之度焉十四補

弟子員庚午舉孝廉丁丑中副車名動京師當事亟用公
壬午遂由薊州牧陞戶部郎督餉大同我

朝定鼎擢公尙嵐道用制府吳公孳昌議復留大同再歲以
才能

召仍官戶部郎中是時草昧初闢圖籍散失天下戶口田畝錢
穀多寡出入損益之數莫能核公精典故善強記凡諸州
郡所上筭卽織細無不明晰宰執重倚公特疏久任公竭
志纂修賦役全書及成

御製勅諭頒行天下今各藩司遵守瞭如指掌者公所定書也

公謂百姓不苦於正供而苦於雜派雜派者墨吏之便於
民無便者也法令不立則吏不知畏吏不知畏法則民不
得安閭閻菽帛之輸

朝廷悉知自以艱難成節儉

朝廷版籍賦稅之事小民悉知自以燭照絕侵漁故裁定賦
役一準萬厯間法例晚末苛細巧取悉芟除之規模典則
巋然一代章程諸臣工咸拱手推讓以爲能用是加公大
僕寺少卿正卿遷左右侍郎又晉公尙書加太子少保旋
加太子太保

上御南苑諸臣侍特

召公問天下錢穀出入之數公從容舉要領對言簡事明敷陳
中綮

上喜目之曰此真司農也又上論國計謂安民生必首絕私徵
講強兵則首嚴冒餉至於水旱災傷則蠲恤宜速又曰今
拯救民生之要莫若稍寬徵輸之期

朝廷寬一分小民卽受一分之賜明暢愷切天下頌之又籌
滇南事萬里如見經畫井然諸條議

上莫不拊髀稱善悉見施行因滇黔阻化

王師蕩平公始知親喪日月而元配周夫人亦相繼去世哀
毀躄踴泣絕復甦卽欲不俟

命而奔

天子慰留再四勉以墨綬視事辛丑請歸葬築廬墓側

上諭所司優議

卹典公父母以及元配一品夫人皆予祭葬事竣趨還

朝改刑部尚書未幾復調戶部會星變求直言上疏曰星辰
有定次今異星忽見則天失其常矣坤道主靜今忽地震
則地失其常矣六卿有定制今更易太煩則人事失其常

矣挽回天地之變首在率循人事之常中外以爲名言漕
糧例自通倉運入京議者謂於水次支散可省車輛費萬
計公曰水次支給則受者負載艱勢必減值而售米狼戾
在外京倉支給雖有糶者顆粒皆在內此昔根本深計不
當以小利變法也其諳於大計類如此會有主裁州縣存
留與變漕糧官運爲民運者公固爭不得遂以兩議上並
如公指無何以失察吏胥報罷

上悉公忠

詔留尋補公兵部尚書庚戌引年乞休疏再上得

詩馳驛給俸長安士大夫賦詩祖道以爲榮至金陵感疾疏
辭俸不允僑卜秦淮之上攝靜調養爐香甌茗坐擁圖書
間與二三隱逸楸枰詩話味道參禪以怡恬淡當事每有
政務難決者輒往就問指畫井井無不佩服然公雖退其
忠君愛民之心殷殷不置咸望東山再起而公則翛然道
履或命筍輿陟牛首雨花樓霞祖堂之勝以舒襟抱因登
三茅峰棲心高寄玉函金軸無不探覽得趙文敏手書九
天生神章真跡摹勒於石而傳焉甲寅疾甚手遺疏馳上
方

俞旨慰問而公薨震悼輟

朝賜祭葬諡曰端簡朝野聞公訃莫不揮涕慨噫云公智畫深長不露威采咨決大事無詭隨亦無便給徐折衷以理可否適宜聞者悅服所謂古大臣風公無遜焉居恒念與瞻雲公遠退食之暇往往涕沾臆居金陵手輯永思錄數卷讀者悲動

今上御極初邀

覃恩請以廕廕猶子璋蓋公篤行敦修實其天性云讀書宦且老不輟於古人嘉言懿行輒疊疊無倦公子瑜官京師手

書清慎勤訓誡之格言諄誨郵跡相接聞者得其片語共當箴銘今繕部君砥礪官方克振家學人亦以端簡公望之公於文藝鑿拔獨精乙未充讀卷官首舉史公大成卷臚唱第一丁未會試總裁妙選超越是科得人特盛而彤亦幸在選中以公見知故習公益深公大節偉行在史冊千載傳之亦奚藉文以傳但彤蒙一日之知又辱爲史官紀嫩揚休其職也卽不文烏能辭若世系與生卒年月及生平言行足爲人師者別有述特傳其功業大端有關民生國計者如此

韓茨昆陽州李孝子傳

自史傳列孝義以敦本勵俗公卿大夫宜由此其選也顧不少概見而閭巷之士或卑冗小官行修於家者多有或湮沒而不彰余故及所見聞而覈其不誣者頗論著之若李公蓋可述焉公諱澄字仲瀾號果峯雲南昆陽州人拔貢候選知縣父兆旂明末廬江訓導流寇攻城急分守北門城陷不屈與幼子純俱死公奔喪匍匐宵晝行忘寢食數經賊中幾死得收骨以歸葬訖白州府父死狀以聞於朝崇祀鄉賢更特祠曰靖忠公每晨詣祠必泣如初喪者

終身

本朝順治丁亥滇中亂公奉母洪避山谷箐篁中母疾革囑曰我不欲終於斯可移置我淨地公負母行數十里至甸頭之香雲寺而絕時四望無烟哀號復負以行至祖塋去寺四十里矣母故藏棺城北慈照寺復奔寺猝遇賊爭欲殺哭告之故賊義之不殺也時兄源淮已先死於賊公益慟遂發病嘔血公兄弟八人晚惟存兄演事之如嚴君事必告而服其勞召之必在側飲食必共兄亦友愛至今州中美其家法公有德於鄉歲戊子州多故山獮乘閒入城

劫官舍有告幕府民反者遣總兵往兵之公道行忽被執
總兵者呵曰亂民耶趣斬之公色不動力言山獮饑寒跳
梁不關平民不惟民不可殺獮亦不可勦撫之便會州守
至如公言罪止魁而撫其餘一州以完至今德之私諡之
曰孝穆嗚呼公之事止此矣無他奇行也然如是亦足矣
滇於古百濮近六詔地非三代之教所加然使家諭戶曉
率如公豈出鄒魯下哉余又聞公先有尚文者以滇處天
末少書籍來江南購萬餘卷歸而公之高祖雯巖以南京
刑部郎守銅仁課第一訖罷官亦購書萬餘卷自號一蠹

居士後訓導死於忠而孝穆繼以孝母亦其讀書之助耶
然以余所聞士大夫有擁卷軸至多而子弟一無稱焉抑
又何也公之子從綱方以舉人上春官汲汲乎惟懼其父
之不傳亦可謂孝余既得其事甚審爲之傳俾藏於家以
待史之徵孝義者且語從綱子故藏書家其復蠹焉可乎
陳純楊刺史傳

公諱春震字起蟠其先江西臨川人也父一山公性沈靜
多奇計連不得志於有司嘉靖間雲南鳳氏屢叛呂光洵
受命撫滇且勦寇先是鳳繼祖結連會理姚安諸土司勢

甚狂逞舊撫敖宗慶進討不效僉事張澤陷賊中洵募士
能佐軍者一山公實仗劍從謀多祕密人無知者賊平洵
酬之官一山公謝曰吾不爲功名來官何爲遂飄然去隆
慶丁卯客楚雄有李公者奇其狀以女妻之卽公母太宜
人也居無何楚士忌一山公才遷姚之武德衛庚午刺史
公生隨移居武定刺史公五歲時端凝敏慧不同恒兒眉
心有灸痕如一目光采映發郢客見而異之伺一山公他
出負去一山公歸散金募士訪數年不獲萬厯癸未一山
公遊武昌泊舟荆門入市間步遇童子挾笈行兩相熟視

兩相留連兩若有不解狀近見童子眉心灸痕輒淚下童
子叩所以公語之故曰吾父也相持痛哭郢客懼不敢出
刺史公泣言明發耿耿未嘗置懷曰惟私涕絕口不敢言
被略事且述郢客教以詩書及珍愛意甚悉一山公傾囊
酬郢客始攜公歸滇是時見者聞者莫不高一山公之不
校而服公之明哲保身且不負郢客教訓之義云於時刺
史公年十有四矣讀書刻苦文自成家十六補郡庠作諸
生十三年文行爲多士模楷每試必第一嘗習靜獅山大
士閣風起燈滅俄見童子執燈復燃視之已失所在至今

有塑童燃燈之謠二十九以恩拔入太學出陶少廣先生門先生雅重公庚子夏促之曰子才高勿小就歸應省試若售五名後吾不敢相天下士矣是科果滇闈第三人辛丑赴銓部試少廣勸勿小就如前公曰某非急功名願父年高冀一命備祿養娛親爾試第一例得州缺適一山公患疾家報至皇遽歸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次年三月一山公卒祭葬遵家禮不用浮屠人咸服之甲辰十月授湖廣彝陵州知州乙巳從都門上任停車鄭衛間微行偵彝民利弊王宦名撰者張江陵姻家也官吏部左侍郎休

沐家居恃勢而橫民罹其害者傾家殞命咸切齒而避其鋒州守拱手奉命稍拂卽中以他事排去之公廉得撰惡款二百餘條并其黨與姓名衙胥附撰者悉識之迺發檄之任王親郊迎厚餽遺公辭受一規於禮首謁宋守歐陽文忠公祠出金函爲修治外一切俱不視惟日偕紳士論文飲酒而已二十餘日後民詞積數百紙吏莫能測公因讀法旋署召諸吏立堂下集訟者環跪聽判不終日裁決已盡各心服曰三眼神君也吏胥附王氏者悉屏去數與王抗禮不爲下王曰偵公私欲巧中之公剛直不染王亦

無如公何復欲試公才令人投一詞捏事而繁其說審質
聞又持一冊爲僧乞募緣引公揮筆聽訟如故訟決而文
亦成又一尼持白紙跪堂下問不應援筆判曰准還俗免
使僧敲月下門也尼果叩頭去王聞之亦嘆服焉適江中
詰得王私鹽若干船公決意懲之將鹽半貯庫半犒捕役
草王氏狀家人環跪泣諫叱曰爲天子命吏敢自卹乎且
彼翼而食人如畏權避勢藏頭縮尾是吏而奴也吾豈效
之汝勿復言下令曰凡被王害者許首告不五日控者
數百人公列撰諸不法狀申詳撫按捕一切惡黨羈獄中

具揭科道各衙門時撫按皆江陵舊人欲寢其事兵備王
某力持不可撫按不獲已會疏奏聞直指奉旨勘實詔奪
撰官黜撰黨舉人二名生員五名發戍者七人城旦者十
人彞民稱快公慨然曰民患旣除仇讐莫解明哲保身固
如是乎卽告骸骨歸里署中僅有書五箱公曰此亦彞陵
物去時封留之百姓攀臥號泣如失父母旋將所遺書持
送至滇數月後撰抑鬱死民爲謠曰活我彞民死彼王撰
好箇青天胡止年半至今稱道不衰萬曆二十四年公抵
家土人鄭舉邱相魯求通往來公察二人有異志絕之告

太守陳典早爲備典不能用丁未果陷府城公先已攜家
赴安甯獲無恐前太守劉懋武王應期胡其慥皆大有德
於武公倡士民立祠以彰其賢公有弟二人春霖春霽悉
庶母金氏出公友愛曲至爲霽娶妻辛氏戊申霖卒公悼
甚廢寢食手爲文誌之甲寅霽又卒遺一女公撫愛倍已
出事庶母金氏關氏極敬謹相繼卒葬祭各如禮戊申後
不問外事惟以崇獎後學爲己任甲寅秋評諸士文語龔
正曰若能受言乎正請命者再公令同長子元祐課藝獅
山別業教之曰爲文須苦思刻求一日一悟愈悟愈奇若

今日寫昨日文字是自暴棄也天不借昨日殘霞敗雲以
成今日人可拾他人土羹陳飯以腴己身乎乙卯正登賢
書元祐誤中副車童子楊玉瓚故人子石振響失依公給
衣食收入家塾中訓誨瓚響並入庠食廩餼啓迪多人戊
午次子元升生公建書室三楹於居室之側擇鄉黨子弟
俊者教之器馬國正爲最後易名乾登崇正癸酉榜歷官
至四川巡撫以節著人咸稱公有陶少廣之藻鑿而馬中
丞有公之風槩焉天啟壬戌厭居城市聞有勝地輒命駕
往偶思元謀舊治莊田數畝頗幽僻兼欲探方山雷應之

海東
勝十月抵官莊疾作家人請歸笑曰爾懼吾死非正寢乎
謂曰吾生平雖無大善喜亦不媿科名好撫幼弟成吾未
成之志勉之遂卒崇正間王撰有姪名維章者備兵雲南
章舊名某卽所黜生員之一乃改行力學復應童子試得
售或以報復諷章章曰起蟠公未染吾邑一錢吾敢以私
仇公乎倘非公則吾止於紈綺耳何由致此置不問尋擢
滇方伯土人楊應瑞以田土控揭志構禍也章亦不問且
語武司李秦炫奎曰起蟠公後人何如李以長元祐副榜
次元升諸生對章曰書香有繼斯文之幸須青目之奎退

而告人曰楊公一無欲而感人若是嗚呼孰謂廉吏不可
爲哉蓋公生平公正服人心如此余始奉

命刺祿時聞公氣節數追嘆獨恨未詳久之公孫澤先以公狀
來故得悉其顛末焉夫武郡向爲夷區自隆慶改土設流
迄今甫百二十年而人文漸起幾於家絃戶誦諸父老莫
不感公首倡文學以詩書教子弟以禮義率鄉邦之功嗟
乎奕世猶將興起公之爲人蓋可思矣甯僅廉吏云乎哉
黃士傑李烈婦傳

烈婦名桂姐姓李氏平彝庠生長吉女也年十六適馬龍

州庠生楊景雄克盡婦職夫妻相敬如賓者八年會夫病且篤氏割股以救竟不起氏哀毀骨立痛翁姑孱老侍養無人躬織紝以奉高堂雖甘旨不備頗得歡心值姑有疾貧不能購醫藥復割股以療輒愈迨後翁歿姑媳哭貧苦益甚室廬不足蔽風雨朝夕饗殮不給閭里咸矜憐之有勸之再醮以養其姑氏峻拒之諸人謀於姑許可氏知不免因將衣襟縫紉乘姑外出扃其門懷夫木主而投繯焉時年二十四嗟夫世之丈夫能從容就義者不可多覩矧巾幗中有此豈不足以表當時風後世哉事聞於官主

婚逼嫁者各坐以法州人士欽其節聞於督學使者旌其墓曰烈骨留香余向奉

命牧是邦訪其事甚悉表懿行以挽頽風闡幽光以勵末俗有事茲土者之責也爰傳其始末以爲化民成俗之一助云
范承勳護花山房記

南中多異花木大理和山傳爲仙種及會城土主廟樹亦然曹溪又其一也和山花歸根閩苑久矣而與蒼雪海月猶並膾人口土主裝羅焚灼轟朽有年曹溪寶樹見伐蜀寇自是遂鮮遺種予每浴溫泉必風乎茲寺摩升庵楊先

生碑讀之見其稱香道異心切慕樂今歲仲春祇奉太夫人安輿至泉又履其境命僧道至故所出門左數十武則見雜植干霄棘針布地蓋寺僧運礫壅土插荆茨以禦暴客牛羊多培凡材利其易長以供蘇爨而茲樹之故根葉生者已二十尺徒偃僂視息於惡林叢灌間傷哉樹也乃亟命利斤粗具畚鍤斬伐其壅抑而勿使之挺植者爬梳其犖确之叢積者牽削其贅施之所微纏而俾憔悴者除惡務盡靈根怒出貝葉琤蒼柯玉立檀欒擢秀旣欣披而向榮敷坐垂陰亦華滋之耀色矣視其旁域石礫硤猥

奔獸伏位置咸臻妙理厥有餘特而左右巨細亡慮數十芟刊旣施遂如部曲之俯就行列儼尊卑主輔不紊其次焉嘉哉樹也而乃負石度地築舍三楹以臨之且紀其緣起於壁夫以茲樹之在滇者三而兩不存則其有於宇宙也亦僅矣考楊先生之文亦唯曰奇樹異花而詫爲天宮分種固稔知其爲瓊葩珠林之屬而未必久留於凡俗矣乃數百年而戕於亂賊之斧斨又數十年而困於庸愚之隕獲卒之亭亭翼翼漸復舊觀是殆有護之者存而非人力所克致也爲榜曰護花以昭靈異且期後之人勿剪勿

伐云若其色香狀謠傳非一當及花時圖之貽海內好事者

石琳新建雲濤寺及新得溫泉碑記

宇宙間英奇瑰璋之氣不鍾於人物則鍾於山水而人物之生又藉山水爲之苞孕焉滇地界外域博大不如中州雄放不及秦楚韶秀不逮吳越然其冥壑激湍往往發爲幽怪大抵蜀粵之流亞也唯是脈近崑崙發抒未暢以故鍾毓於山水者十之九而著於人物者十之一嘗讀有明名臣傳慨然慕石淙楊少師文襄之爲人及建節金碧間

弭棹滇池汪洋灑瀚窮其所洩則自西而北匯爲堂琅川蜿蜒奔注達於瀘入於江而朝宗於海矣夫連然當川之腰膂石淙實據其勝山水有靈篤生異人洵矣上下數里中有溫泉焉曹溪焉虎邱焉皆與石淙盤互拱揖而去泉南數百武巖洞八九嵌空玲瓏莫可窮詰猶屬羣真之秘府也志乘旣不備載土人命名又頗不典有文之者或曰弱流曰雙柱曰雨花岩玉壺天醉醒石亦不過隨地因時託物比興未嘗有所切指地去會城僅一舍政暇同制府范公迭游交贊一時藩臬諸君子僉謀所以薙蕪莠而顯

靈闕者會于碧玉之南數步復得一湯澎池瑩靚與舊泉
相映發似造物者特秘斯珍爲今日特開生面范公而下
咸助以緡錢而臬使許君力任規畫謂非立招提不足恃
以久遠於是卜地巖洞中當脈絡融結之區創寺曰雲濤
以奉乾竺古先生且募禪僧主之若亭若軒若室次第畢
構參差乎泉石映帶乎林巒仰而睇則露棟雲窗飛革松
筠之表俯而視則雪淙雨瀑灑澗階除之側穴岫蔽虧蚪
猊潛駭有時春疇數騎秋波一艇或指爲塵壺之壺嶠未
必不疑鬼神之創闢矣滇自未立國卽有是川有是泉有

是巖洞宜乎奇材輩出奈何數千百年僅獨生一文襄也
其無待歎或尚有待歎抑宇宙間之英奇瑰瑋豐於山水
而不得不嗇於人物歟工甫就余叨

聖恩遷制兩粵瀕行再履斯境延伫久之不能無望於後之人
並山水而興者如前之有石淙也若夫逸豫之吟窮覽之
勝如昔人之修禊雅集傳爲美談則非余所篤好爰記數
語鐫諸巖以誌一時聚散之迹云

孫人龍堂川記

堂川故多勝境獨怪僅以溫泉名按安甯係漢連然縣旣

以地處天末四方賢士大夫罕有驅車過之者雖靈區奧蹟莫或探索而表彰之且鄉之人耳目淺陋第見明修撰楊用修題爲天下第一湯遂謂勝景甲南荒惟此泉爾歲丁巳上元後二日余按迤西自會城行七十里抵其地雖時已昏黑夜色朦朧中烟巒聳峙林木蔽虧復聞水聲潺湲有作伊啞聲相答應者是晚憩雲濤寺寺負山面水庭宇修廣山茶兩株花盛開色純赤枝下垂偕友人借榻於客堂詰朝由寺門而南巖洞八九如雲窩巨靈擘七竅通天及醉醒夢諸石惜其名不甚雅然皆嵌空玲瓏爲世所不經見者前臨堂川川中設水車車翻水如瀑與溪流灑灑屬和不絕上有惠風亭與引勝山房層臺曲榭參差掩映於其間凡可供人遊眺以怡情者皆目不周賞而惜乎僅以溫泉名也先是徐觀察敬齋會鐫堂川仙境四字於石壁而余於憩覽之餘更爲記其概嗚呼彼世有窮鄉僻壤未經賢達之品題往往抱其奇以終古而名湮沒不傳者烏可勝道哉

公字端人浙之烏程人連督滇學時難兄潛村春元掌教五華相與培養士氣振興文教一時有機雲輶轍之

目先大人亦所拔士迄今已逾七十年而滇人猶自思之不置觀記末數語愛才如渴之心尚躍躍紙墨間也

丁卯八月範記

范承勳小碧玉泉說

泉以玉名取其溫且潤也晉泉稱天下第一湯人爭沐之予亦品以域外華清夫誠可風可浴可詠也亦又何他美乎但其煖氣太盛每一坐沐則汗潰而神爲之困見其左有水白石鑄迸出渠之得一泓焉溫潤固不少減抑且撓之不濁掬之殊香王襄溫泉銘云白礬上徹丹砂下沉將

此泉疑更有摩尼珠照其中也隨於庚午冬月嵌石爲欄勒以小碧玉其溫潤在我適宜倘亦有潔清自好者過而問耶或不以爲贅也

陳宏緒送廬江令耿君之耀州序

予自吳興移舒道過廬江入其境野無污萊郊無吠厖邑無爭訟問之則滇南耿君之治也繫舟女牆傍舒之傭工數十許伏謁泥塗已又合肥英六光固之傭工者過焉問之則曰耿公來我一年而僑居二年而安居三年而居且穰穰以富矣俄而君顧予於舟子指之日異哉君能使肥

舒英六光固之民磨至而聚族於殘燬也請觀君所以備
禦狀翌日君肅刺邀予從女牆東南而登魏樓雄關薄雲
摩日羊馬牆幾與內雉等甕城牡鑰如杵皆君之所手闢
而躬營者陳器縱觀之有地雷有滅虜砲有班鳩銃有竹
弩有紙甲有綿盜地雷實藥斗許彷彿諸葛武侯制滅虜
砲採閩鐵之良者按葉公夢熊舊式煉成火候工力殊絕
尋常班鳩銃牀管如嚼密銃而摧堅及遠倍之紙甲綿盜
竹弩悉君滇南利器他又有木發煩滾機槍火磚一窩蜂
之屬觀已懽呼太息而去抵舒亟告之安廬道曰耿令誠

文武材未月餘忽報君擢守陝之耀州予又亟告之道曰
耿令安可移公不覩昔之殘燬彈丸乎治父之山腐驅白
骨如麻黃墩之水流血號號誰其辛苦撫字而汙萊闢吠
厯恬諍訟息乎誰其鼓舞招徠而肥舒英六光固磨至而
未已乎誰其傾橐輟饋晨之夕之而有此樓乎關乎羊馬
牆乎甕城乎器乎械乎夫耿令又安可移道以予言上之
協理鄭公公會疏請增秩以留主爵者卒不許廬之人爭
之不能得肥舒英六光固之人羣爭之俱不能得於是陳
子酌酒而送之曰耿君君竟棄廬江而去矣內史左馮翊

之勝過於治父諸山漆沮之流壯於黃墩諸溪五品州大
夫之秩尊於縣令君幸母悒悒自傷爲雖然予於君乎而
有感君治績彰著若是以例當擢置諫垣不諫垣則御史
臺不御史臺則郎官署今乃量移一州守州又遠在萬里
崎嶇秦莽瓦礫間半載而後能達主爵如不知君則衡鑒
之謂何主爵而誠知君也則又汲引遴選之謂何矣至協
理之請增秩誠不得已而代司銓爲殘燬計也主爵如能
計及之當無煩於協理之請如其未能計及之也亦當聞
協理之請而遽然憬然以悟乃卒不許而驅之去也吁主

爵之爲豈獨一廬江令耿君而已哉

公名廷錄河西縣人由天啟甲子科孝廉歷官四川巡
撫以病回籍順治丁亥與夫人楊同死于孫可望明史
有傳今讀寒崖此序則其爲令時已具文武材矣滇志
缺載後嗣又復不振急登之鄉之人庶知所仿效焉○
陳公字士業南昌人予選國初八大家古文以公爲
之首固以齒以節卽以文亦自無愧也丁卯八月三日
毛際可少宰趙公撫浙六事圖記

少宰河陽趙公去吾浙將十年矣而浙民懷思如一日至

繪爲六事圖以志不諼其一曰治河圖公徒步泥淖若指
揮於烈日中者役夫應命畚鍤如雲間以市井闐闐有支
流出沮淤間而董其役則郡邑之佐也前此余以修通志
寓武林見當事集議於庭咸以濬河爲急因循瞻顧尋致
中阻公獨毅然以身任之不惑於異議不脇於權要爲萬
世之利甫踰載而大功告成仕宦商賈之出於其塗舳舻
相接此卽鄴侯白傳不能專美於前者也一日講學圖公
坐書院中諸繙掖執經問難其堵牆而環聽者黃髮垂髫
指顧動色蓋公之學以居敬窮理爲宗躬行實踐爲要不

墮於空虛解悟之習一時窮巷布衣稍知潛心正學者皆
延致與講鈞敵禮以皋比相推則公之虛懷可想見矣一
日修城圖會城久就圯公捐俸首倡不以簣土片甃需之
里下而十門整麗丹樓如霞旣竣事許民縱觀者三日圖
中輿騎櫛比士女林立下臨西湖有畫舫掩映花柳間舟
中人皆頰首仰視若與城上歡呼相答者固屬太平盛事
然公以兩浙爲邊海重地所以壯國威而綢繆未雨者尤
徵大臣之碩畫焉一日代還營債圖杭民爲營債所苦至
鬻妻孥賣廬舍不給則鞭笞流血公惻然代爲之償而於

牽引之牙僧尤痛懲之以杜永害圖中所載營卒有攜鋸而歸者有執券而熟視者有持衡而較銖兩者而民則有泣者拜者有旁觀而若為太息者一日刑奸圖戟門以東徽纒面俯首者十餘人其西則耆老婦孺之屬執香而羅拜者為數倍之皆閭左之受害者也弱肉強食之風為之丕變一日移鎮圖公朝服坐肩輿騶從甚盛攀轅之氓樺燭彩亭羅列道左自武林門以北益絡繹數十里云其他若捍海塘之類於修城宣講 聖諭之統于講學圖所不盡載者余亦不能悉述也昔蘇明允作畫像記日存之於目則思之於心也固今孤山之麓既已范公之像而俎豆之而此圖行將歸之于公故不辭而書之俾後之讀斯記者庶幾得圖之梗槩焉

少宰河陽人名士麟撫浙日多善政今湖上有趙公堤與蘇堤白堤共稱三堤觀此記所紀人患無實心耳果擴實心以發實政人有不知者哉其專祀于孤山宜矣公著有讀書堂集古文才氣奔放自成一體詩隨意揮灑聲律每有未諧處鄉同輩過為推奉予謂經濟已足傳則詞章皆屬第一義彼箋箋者固不足為公輕重也

丁卯秋八月範記
李仙根迦葉殿藏經記

古者天子諸侯祭望山岳以其能興雲雨濟化育厥功茂也而當世所稱四名山不與焉然而天下士庶無智愚賢不肖奔趨瞻慕彷彿靈跡轉相告語有恨不及見者豈真佛法宏妙感服固如是乎昔大雄氏四十餘年導引無邊及其末以正法眼藏獨付摩訶迦葉葉入定雞足山阿難尊者以寶香貌之至今弗替然則雞足當首四山而又不與何也曰遠也自須彌山王分枝壁脉徧四天下崇峯邃

谷莫知紀極以其遠也祭望缺焉卽雞足爲宗旨淵源猶或遺之况夫人七尺之軀百年之寄道業深厚而踪跡隱約名限疆域者豈少耶是山有八大利有賜藏四兵燹迭罹半付劫灰僧慧輝爲破山老人四世孫住持迦葉殿觀其厄傷焉爰走姑蘇苦募四寒暑遂得正藏三百三十函爲卷六千七百六十貯以十四箱並諸佛像莊嚴以歸而遠乞記於余或謂三教聖人皆以無言爲宗當尊者拈花時甯有點畫塵齒牙間乃數千年惟藏是崇忽有御賜忽而烟消未聞西來真意有此起滅也况如來密義不可思

惟結集以還編次重譯展轉論釋辭意隳雜有識者嘆之
恐微笑者今且大笑也李子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道無
名而文字通謂文字非道猶舍四時而言天也且夫虛空
之中莫非水火人奚見之及索以陽燧則熾承以方諸卽
液一切典章雖若塵積其實等虛空也人恨不持陽燧方
諸耳何懼不遇水火哉當今末法行願疎薄各矜少得以
爲貴及夫同道分鑣折正無_以外者橫加排斥卽偏師左
次正緣寡陋積習無復廣學多聞者融理事而具辨才故
也古人謂益人神智罔過於書般若精進曠劫莫殫中華

之教以簡奧爲體學者徒以一二字訓釋輒云貫攝甚有
誤謬相承不自覺者內典之妙從象胥中不厭詳密鼓吹
斯道良非一端斯所謂智慧泉也然則輝公是舉豈獨揭
人天眼目於珥海天南卽其所經涉應求間無量善信資
助傳說已莫不知有正法眼藏所從來固知賓川之松望
風回指法寶之氣燭井鬼而光徧河沙雞足一山當自立
峇五嶽不必六四山不必五夫何遠之有哉

黃元治桂香書院記

桂香書院故爲文昌祠祠有樓曰桂香康熙三十一年壬

申提督軍門諾公拓之爲桂香書院云先是明嘉靖中李
太史中谿先生構文昌祠於府治西北隅爲樓爲殿上下
各三楹繚之以垣翼之以廡門以外恢宏爽塏望洱海如
帶雪濤澎湃魚龍起舞都人士多藏修其中鸞鷟鳴舉代
有聞人自嘉靖迄今百有餘年中經兵燹城市廬舍蕩爲
灰飛獨此與宣聖宮墻巍然並存豈非上天之祚斯文而
文昌之靈有以默護之歟考大理郡乘故有蒼山書院疇
昔諸當道捐貲置田歲收其利以供士子之肄業今尋遺
址則荆榛蕪莽不可復識雖其碑碣所載田畝亦盡爲豪

右吞噬而遺文片石無復有留焉者可慨也夫且書院者
所以集大儒講正學樹道德之防而破邪僻之逕也大理
滇之才藪明經砥行志程朱之學者當不乏人獨不得講
論之地以召通都之人士而繫其耳目故寥落散處無以
自給則皆務爲童蒙訓誥之師求精舉子業且不可得况
得聞程朱之學耶然則書院所關重矣軍門諾公自駐榆
城以來孜孜然以興學校振人文爲己任卽今府縣兩學
巍然煥然有一非公之所整頓而潤色者乎禮樂之器羽
籥之舞登降周旋之節拜跪作止之儀有一非公之所精

造而講肄者乎公猶以爲未得講論之地延明經砥行之
儒以召通都之人士而繫其耳目使其寥落散處而不得
與聞程朱之學以求至於大道非所以正人心作士氣也
爰謀諸紳士萬崇義李榮等得李太史所構文昌祠及其
餘地乃糾工役闢草萊構數十楹以廓中谿之規制而補
蒼山書院之所不存進諸生而課之置租田而餼之將使
高明者求造爲大儒次亦不失爲國家之秀士則皆足以
破邪僻而樹道德之防也今大理人文雖未至於大徹然
視中谿先生時亦稍稍替矣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

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今諾公所以振興夫
士者至矣士亦烏可不以豪傑自命而甘埒凡民也哉彼
蒼山書院不可問矣吾懼此將爲蒼山續也爰記之以望
後之留意斯文者

黃元治罷谷山徵碧樓記

康熙三十有一年壬申屬余攝浪穹縣事浪穹頻年災於
水民方饑饉今又自春正月不雨至於夏五月民益皇皇
余憂甚禱於罷谷山之神祠明日大雨雨三日夜乃止民
喜甚余復謁神祠謝之謝退而登樓樓搖蕩不能措一足

仰視則已洞其頂楹不屬楹榱不屬楹瓦不屬榱懼將壓也急下樓行未數武而棟頽余訝之旣而曰此殆神之余告而冀余之撤其舊也乎爰召匠氏計其費斲者陶者墁者程其功肇於五月之望迄七月二十三日觀厥成乃集紳士把酒而落之客曰斯樓創於邑人趙副使厯百餘年而新於今日是不可以無額余題之曰澂碧茲樓之勝不在山而在水水實洱河之源洞山潛決不見噴湧之形而沉湛淵渟涵天一碧繩而下之垂四十丈而猶未能窮其底三面環山獨敞一口而放之南南行不五里兩洲夾之

叢葦豐蒲復遮其去路水益浸山而高石岸動浮渦底沸涑投以雜菓輒隨所投波立如樹因目之爲甯海躍珠云霽日照映波光五色若虹霓若彩雲乍此乍彼莫測其變中產苾碧花花似蓮差小有白者有錦邊者葉如荷錢花葉本皆長六七丈采而羹之味勝於蓴冒山古樹數百株如螭如虬穿怪石之竅而蟠之鬱綠穠青映水愈碧樓踞其巔以鏡浩浩之碧波斯不亦湛然而無滓也歟且茲水之德不可及也泛而爲湖倒而爲江拓而爲海宜涸其源而此不竭其藏也夏秋霖雨截於左者鶴慶之奔濤奪於

右者鳳羽之駭漲朋流交惡黃濁滌洞宜溷其源而此不易其操也給於外者無窮蘊於中者有主嗚呼非具天下之至神而能若是乎客曰然是日也士女如雲方舟連袂焚香祝釐竟日始歸問其故則曰答神貺慶豐年噫有是哉向微甘霖應禱民且無禾矣無禾且將無民矣求如此之雜還遨遊也豈可得哉然則今日余與客觴之咏之以落斯樓之成者皆神之賜也烏可以不記

張泰交龍尾關橋石闌記

邑龍尾關外兩山對峙絕壁深塹一石跨空洱水從茲出

焉風自山夾中來者爲兩山所逼勢雄而力勁每當冬春之交撼山搖岳其轟然入於耳者如百萬兵金鼓聲其捲塵而上青霄者不異雲霧之障太空也谷口有橋虹跨長空適當其衝傍無扶欄颶風一起雪浪翻飛過者目眩而風伯復鼓其全力遂揭人馬而擲之陽侯其間得不死者亦幸矣余每肩輿過其上必十數人左右擁之然且驚心駭目况孑然蹈空者乎急欲增修顧蕭然囊橐有志未逮會普濟寺正覺施茶橋頭發大願力苦化善信鑿石牆之左右翼然歷兩春秋始告成噫正覺之功偉矣哉他橋之

患在水獨斯所患者在風石欄成而往來者如從巷中行
矣風伯其奈之何余樂觀厥成深嘉正覺之願力遂取捐
貲姓名鐫諸石以傳不朽云

張公山西之陽城縣人令太和時吳逆初平撫傷殘興
學校政多可紀者後官至侍郎

畢忠吉葉榆楊氏十節詩序

居恒流覽史乘至獨行烈女等傳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
夫士君子砥行立節甯特致身通顯析圭擔爵始著節概
於一時垂休聲於奕禩已耶苟能以忠節自許卽布衣韋

帶之士閨房稚弱之流無不可見危授命爲國家樹大義
爲名教植綱維此嚴氣正性所以常存於天壤也余承乏
滇西下車之始見有棹楔巍然標名十節者心竊異之旣
而諸生楊嘉誼楊祖烈及聯標聯魁等以其先十節傳見
示始得悉其一門靖節之概焉夫楊君不過一諸生耳未
嘗膺爵秩之榮受社稷之寄也未嘗有守土之責秉捍禦
牧圉之權也卽其時彼都人士亦未嘗律之以城存與存
城亡與亡之大義也乃因沙賊蹂躪矢志全城城旣破積
薪自焚闔門煨燼嗚呼毀家紓難仗節捐軀弱質香魂同

歸烈焰卽古所稱獨行烈女其人歟吾於是而竊有慨焉
當甲乙之交中原板蕩海宇陸沉一時之席榮膺致通顯
平居侈談節義自命卓卓者及一旦變起倉卒躬履危難
而嘯嘯澳忍偷生苟免者比比而是迨其旣歿徒與輕塵
腐草同歸漸滅已耳以視楊君一門義烈其相去爲何如
耶今日者忠貞之氣炳如日星節義之風光昭俎豆雙冢
與蒼麓爭靈芳名隨洱海同久天之報施善人固未艾也
其子若孫集當事表揚之始末與名卿大夫投贈之詩歌
哀爲一卷欲付之梓而請序於余余備官斯土與有激揚

之責者故樂爲表之以風有位以勵末俗且俾知古來獨
行烈女不得尚美於前也是爲序

黃元治感通寺僧無極朝天集序

余至大理卽聞感通寺有明太祖御製詩云先是寺僧法
天當潁川侯傅友德討平大理法天爰率衆入覲京師獻
白馬一茶花一詩二章上御殿忽馬嘶花放天顏喜書二
詩賜之已而又命諸詞臣各賦詩以送上複製詩十八首
道其往還跋涉江山之况且賜號無極勅授大理府僧綱
司都綱世世勿替噫嘻恩何渥也大理在漢屬益州郡自

諸葛武侯征擒孟獲天威震懾南人帖服無何六詔分據
蒙氏起而併之僭號數百年凌彝而至段氏復虎踞而鷹
視歷唐迄宋莫可誰何此獨其抗悍難馴與良亦用師者
既無武侯之德之智足以感服其心而威又不足以震之
貪利黷武以召衄敗至使其得聚數十萬白骨築京觀誇
示百蠻而爲中國醜宜宋藝祖畫玉斧而外也迨元以兵
力征服然其末世梁王與段氏構兵尋釁殆無甯日天心
厭亂遂假手潁川一鼓而下之何向者征討之難而今若
是其易豈非聖人應運區宇混同有非彈丸黑子所能抗

王師而逆天討也乎然余又深怪蒙段竊據更歷六七百
年其間豈無俊偉瑰奇之士觀勢審時足以自拔於荒俗
乃卒阻於聲教獨無極以一緇衣翻能覲天子於方輿揚
詩歌於盛世彼古來詩僧亦衆矣率皆淪落孤蹈求如無
極者則斷斷未之有也然則無極安得以緇流目之哉無
極歸刻御詩於石上集其所自爲詩賦以及當時君臣諸
贈言哀而成編名曰朝天集今其集具在卽御書亦未至
大剝落而不可讀獨寺僧樵野日計田園以取贏餘而如
此昭日耀星之文反置諸寒龕敗几日爲烏鼠之所弄客

求觀從烟埃中隻手取授客客觀已又不擇地置之嗚呼
良可嘆矣夫感通一寺實以朝天增榮而爲諸梵刹之領
袖顧視龍文鳳藻曾弁髦之不若遲之再傳湮沒尚可問
哉余以辛未春過感通得瞻太祖筆竊自欣幸已乃索朝
天集閱之又不禁悵然爰爲訂其訛謬命寺僧壽諸棗梨
以傳永久而煌煌御製更屬裝整珍藏以爲山門鎮此豈
特寶宸翰侈君恩而已乎亦示後之用兵者務修德以來
遠而托之空門者止不徒以禪寂爲高也今有無極其人
乎吾願策杖而與之遊矣

黃公字涵齋歙縣人由副榜判大理歷守澂江爲阮亭
先生高足詩字俱可傳政尙寬平人每懷之

毛奇齡平滇頌

自昔建武致治寵午奸兵貞觀昇平高羅畔命大抵殷憂
啟聖闕越成功雖極盛隆猶不乏潢池盜弄升陵竊發之
變獨是阿牟一倡亂而天雄成德綿蔓數世小波甫聚寇
而應運化順環轉百出從未有鴟義擣虔初逞邛焚犯顏
逆節還擾江漢就其悖罔極之僭據而一敗荆湘再豐澧
岳繼殄黔蜀終絕昆詔數年之間磨禍盡揃其救膏耆定

一若炳蓬沃炭飈奮霆擊桓桓虬虎既迅且烈如今日者
蓋
皇上神聖威武克詰無外四征之奮超于前古較之殷宗之于
鬼戎周季之于西落采入三載退修十禩尙有餘勇是以
廟堂之算莫之在中而師武臣之力擴之在外雖曰
祖宗社稷實式憑之要之

一人瞻言動在百里凡夫謚謀遠慮宵旰剴割真有非子孫
臣庶所易窺者蓋鑒之者宏而燭之者蚤也夫道之佐命
非有呂散之舊也其乞援來歸又未嘗有申包之泣溫生

之痛也祇以變嬖被畧倉皇奔救虺窟狼顧計無所復遂
假

羽校以自資而僥倖成功苴茅滇土

寵昇親藩重緣外戚其爲非分亦已久矣從來非分之福
每多不祥况復豺豕爲心狼而易羸初籍林樾以甜話既
而私振其鬚鬣以爲隴漢之得原可望蜀九錫之進不止
鹵豎遂侈然自恣以致無所忌憚外竊既久不受

中撤故量其不臣之心撤亦反不撤亦反撤之則反速而
患小不撤則反遲而患大患小則拔之如蓬豪而患大則

海東
三
撼之如邱山自然之理也故夫智者先事而謀愚者昧時
而動夫昧時而動則彼逆之所以失者視此矣先事而謀
則

王師之所以克者有在矣故夫小蠢初萌秦涼蜩應及乎
既煽甌粵蠱發卒之長轡遠控四收八伏

欽明萬幾潛授妙略先埽雍益預定閩番然後謀力雲會指麾
風集并敵一嚮絕其瞻顧王敦質武昌之形漢宏失荆南
之勝洞庭既破則三苗南竄劍門大入而劉闢授首外有
脣破齒缺之慮內有燼灰冰泮之戚然且挺走苴蘭徘徊

善闡越碧鷄之關閉昆明之堞魚遊沸釜燕息捲幕一日
鈎援四接臨衝徐起揚旛于葉榆耀甲于洱西譬猶駭鯨
觸網奔兕開樊賈林計盡不能爲策墨翟帶解無以自守
於是破之如吹翰決之若潰壑剌田氏之首有何面目俘
鍾相之族并及幼穉彼自以爲嚴營縉壘則遠徼可延收
殘嬰漏則險裔足恃而不知

王師折衝天南豁闢大荒屏息一如卧榻寶林之煩枝附金甌
之鮮缺失祠兵振旅動輒有效一至于此念夫願指神攝
往見機括上聖之明也善計遠略審物量勢周通之智也

皇上以幾先之見爲馭遠之圖推心置腹長其功名第有虎包
戈載之心原無鳥盡弓藏之意但懷康侯授館之忱終鮮
釋將銜杯之念而乃捐棄休嘉自貽狂悖不度德忖力揆
理達務恃鬼蜮之能前忘

天命之有在豈有淮南伍吳之策而納隴西王元之計曾無朱
浮聚穀之奏而動賁赫陳兵之告不思朱鮪指河之誓而
失張繡降漢之賞此乃下愚不悛中風自絕而猶謂柘南
可以避天譴瀾滄可以滌穢行究至韋皋渡鐵橋而南蕃
已拔狄青出崑崙而儻猶盡破何則悖逆之罪彰而鈇鉞

之誅凜也且夫前代平蠻多在奕世麓川南詔不隸版服
今者

皇宇清甯聲教四訖東漸西被朔南蕩蕩九野有宴安之娛八
阿無結抗之異越裳肅慎稽顙來王古里天方蹶角入貢
而百粵之尉佗旣蔑西南之莊躋復平則是要綏流蔡山
陬海篋苟在受化無不延頸歡呼謳吟唱嘆矧職叨侍從
親聞凱奏而不爲之紀鴻功誦顯績非其誼也因于

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十有八日

宣捷之次謹簪筆稽首忻抃舞蹈乃爲之頌其辭曰

漢書

於赫

帝命肇開

皇基德被四隩功垂九圍近畫擬海遠致狄鞮武烈文治恢于

無涯亦粵

紹歷懋績前緒威足內收仁不外拒已歸馬牛將柙刀鋸蠢爾

小醜反視而忤初慕莊氏思王昆明繼隨杜弢稱兵澧陵

江漢南紀伏莽縱橫瘳犬漫噬枯儵覲生遂有朋狡效尤

而起隴益輔車唇齒閩海譬晉河朔安史田李次第剝絕

儼臂折指乃稟王伐鋪敦楚疆鷲鳥欲擊姑爲翺翔眯者

不察謂可頡頏居然羊陸相持荆襄塹長豈恃湖險莫傲

涉擊夫差水鹵魏豹不虞毒卉展轉剽盜敦固據郡桓乃

竊號爰整

六衛旋開三門金戈鐵馬蔚如雲屯淬刃澧浦積甲巴山鏃

鏑大注於旛以翻有謂巫夔蜀漢門戶

廟策先勝窠入其阻鄧艾既越姜維不武南走功燹倖以小

堵頓搥銅鼓立渡鐵橋降旆草偃亡軍煙銷彈丸穀昌籍

之周遭折箸環帶何足與豪彼營螺唇我關龍首雉堞崩

剝漸不可守

聖鑒朗卓如劍在手挺鉞指鐸勿使或後五壘既備九拒遞希
灌膏束草總不得支圍開一面詞令自疑樵蘇俱盡于何
奔馳前者少游羞悸而死今茲懷光亦復自殺族屬少長
皆俘于市盜驢之災乃及孫子聞之淮西告捷錫帶華州
露布傳彼光泰今者

皇威擴于無外天南萬里宣布德意言勒碑版爰銘旆旛飭我
九伐奠此庶邦泰華雙峙溟海四瀧千秋萬祀以思戎功
尤侗平滇頌

皇帝御極二十年

命大將軍貝子章泰綬遠將軍總督蔡毓榮等統滿漢官兵

雲南逆孽吳世璠

詔若曰此窮寇不足膏齋斧兵法攻城爲下勿肉薄傷士卒
殄及平民其築長圍困之必自斃自二月至于十月城中
食盡畔衆皆譁我師進克子城世璠縶百到僞黨開門降
迎

王師以入百姓前歌後舞壺箎載道或相與垂涕曰不圖今日
復爲

王人見太平也幕府上露布至京宣捷午門外羣臣咸拜手颺

言曰於鑠哉此非師武臣力繫

一人如天之福無疆惟休蓋自三桂倡亂八載于茲踞滇爲窟狡焉啟疆竊我黔陽陷我巴蜀封豕長蛇薦食三楚波及豫章之界蹂躪我城郭瘡痍我人民不甯惟是又招八閩勾兩粵誘我蝨賊以蕩搖我邊疆東南騷動靡有甯宇于是

天子赫怒馮牙誓師大發禁旅并良家曠騎連營百萬度支轉餉半天下舳艫牛馬終夜有聲鉦人伐鼓一月三捷太慙稔惡天用剿絕其命賊徒駭潰閩越之人震懼流汗匍匐

乞命

朝廷下制書賜尙之信死以尺組縛耿精忠致

闕下二方底定璠猶不悛收合餘燼自竄叢棘孤雛腐鼠保首領之不暇卒取覆亡爲萬世僂其伏罪亦已晚矣夫以堂堂

天朝踴躍用兵纖厥小醜摧枯振落何憂不克然當其始也一夫抗命三孽連衡若火之燎于原不可撲滅以

皇上天威率其股肱心膂之臣熊羆虓虎之佐運籌帷幄折衝樽俎一戰而舉荆襄再戰而復衡永西師絕連雲之棧跨

劍閣搗成都東師破辰龍關席捲貴竹直抵苴蘭城下摩
旗點蒼之壘飲馬盤龍之津風馳電埽谷靜山空自征伐
以來未有驅除若斯之速者也且滇雖一隅僭始莊躡閉
嵩昆明不通中國蒙舍并有六詔蠶食滋大鄭趙楊號令
三嬪終歸段氏迨元始入版圖明遂郡縣其地然以世祖
之雄畧穎涼西平之壯謀加以十一總管三宣六慰而伯
忽舍利畏造變于前阿資思任構釁于後蠻爭觸鬪日尋
干戈何者夜郎不知漢大聲教阻絕嗜殺怙亂其習俗然
也况叛臣教之嘯其兇族逆我顏行驅市人于鋒鏑朝其

暮斂糜爛其室家此邦之人水深火熱嗚嗚然延頸待救
若枯旱之望雨惟我

陛下義征不庭提赤子出沸羹之中使登衽席髣人濮人回
首面內胥沾闔澤雖虞帝之格苗民殷宗之克鬼方何以
加焉然後振旅而還告

于是

天子沛然改容曰予一人敢不荷

天之寵承

祖宗三后之慶顧自軍興宵旰不遑諸大夫勤勞于內諸將士
暴露于外烽燧所至毋乃驚懼子弟憂患長老其他飛焚
輓粟疲于奔命者不可勝數朕心閱焉賴

社稷之靈以遏亂畧罪人斯得庶幾息兵革嘉與海內更始
其頒爵賞蠲賦役赦殊死以下天下聞之僉謂

皇上武功赫赫既如彼文命洋洋又若此博恩廣施遠撫長駕
車書混一符瑞響臻道侔乎乾坤業隆乎三五雖鳴和鑾
奏雅樂封泰山禪梁父夫何而哉小臣侗備官珥筆退而
作頌一篇爰揚

至尊之光烈用告太師歌以舞萬其辭曰

皇清受命歷無疆上暢九垓下八荒大共小球皆來王北至肅
慎南越裳

天子穆穆坐明堂載橐弓矢秉圭璋蠢爾強藩何跳梁射天逐
日肆披猖二豎從之同顛狂彭彭大車拒螳蜋吾

皇一怒威神張手麾白旄埽欃槍鑿門推轂授斧斨礪乃鋒刃
峙糗糧雷輻星駟啟戎行勢同猛虎驅跛羊大首旣隕羣
犇亡遂挽彭蠡迴瀟湘蠶叢鳥道關康莊木瓜金筑歸疆
場競牽鐵索渡瀾滄井蛙遺息走且僵藐如山鬼伏箒篁

銅鼓一鳴萬鬼喪長鯨就戮短狐戕前徒倒戈爭投降君
子小人篋壺漿竹王祠下迎三郎六軍齊轡臨城隍鞭指
邛笮揮冉駹牂牁昫町遙相望碧鷄晝啼金馬驤彩雲飄
飄昆池旁平填洱海成田桑市廛不改耰耨長棘僮唱歌
傳白狼翠毛象齒貢梯航捷書飛羽奏明光

天顏有喜夜未央百工來賀舞且颺

帝曰嗟咨心如傷賊臣不道犯天綱良民何辜罹池殃居者裹
負行羈韁哀我人斯亦孔將刑獄幾何念桁楊錢穀幾何
問倉箱亟放赦令覃恩章

后以誥命施四方乃開石室紀太常彤弓盧矢間珮璫龍旂和
鈴條革鶴朱鷺饒吹登廟廊職方會同統萬邦王道蕩蕩
臻平康大武止戈佳丘藏逝將歸馬華山陽功成治定禮
樂彰秩宗黼黻夔笙簧龍圖龜書出低昂郊遊麒麟苑鳳
凰黑秬黃蓂兆豐穰青芝赤箭呈禎祥仰觀玉燭俯金湯
美哉丕基亘皇唐宜升介邱答

穹蒼蒼云云亭亭風雨翔金泥玉檢書輝煌探策占之壽永昌
皇清受命歷無疆

汪琬送人之雲南序

直隸

八之五

藝文

十六年

王師下雲南李定國率餘衆奔緬甸其明年議者憂定國引諸戎入寇將命平西王先其未發往剿之羣言僉同吾獨策之以爲不然昔曹操之破烏桓走袁尙袁熙於遼東而不追也諸將或問其故操曰公孫康畏尙熙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已而康果斬尙熙以降甚矣操之善料敵也今定國就食外域仰其鼻息果能相親信乎抑各有猜嫌之心乎此其勢與袁尙兄弟之在遼東何異計莫若頓兵境上遣一介之使馳入緬甸貫其納叛之

辜使討定國自贖則必聽命此亦曹氏遺謀也吾又嘗請於尙書王公曰今欲守雲南其要害有幾其障戍之地有幾公曰上策保騰越州其次則永昌城耳吾曰度用兵幾何人而足公曰不過二萬吾又曰當用饟金幾何公曰可減額饟十分之七蓋公永昌人故爲言如此夫用其猜嫌之心而開其自贖之路無勞師翫寇之名而有汰兵減饟之實則

國家亦何憚而不爲也語有之射幸數跌不如審發今議者知戰而不知守知急攻之可以一勝而不知緩誘之可以

十全用力多而成功少豈計之得者哉惜乎無以此言聞於

天子者於是吾同郡某君方投牒吏部爲雲南之遊吾既告之以此且曰君今行矣王方折節下士而巡撫袁公其人又溫然長者必聽用士大夫之策士大夫必易於盡力君盍乘閒以吾此言說之使得聞於

天子乎是吾心也是可減兵數萬與額饗數百萬者也君其識之遂書以爲贈佗若交游惜別執手流連之語非國家大事所繫者不具載云

諒哉司徒公之言也將貴謀而不貴勇兵貴精而不貴多鄧子龍以八百人戰拔枝花劉綎以六千人擒岳鳳走莽應裡持較李宓劉深爲何如哉而鈍翁之筭緬甸後卒如其指雖曰人事實關天命矣

龐塏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孫繼魯傳

孫繼魯字道甫號松山雲南右衛人嘉靖癸未進士初選澧州知州以事改國子監助教歷陞戶部郎中衛輝府知府會歲旱多蝗繼魯禱於神雨隨降蝗不爲災調淮安府旱蝗如衛輝府禱之復應民以爲神咸尸祝之中官某奉

命織造過淮大作威福繼魯抗不爲屈遂誣搆械逮赴京
時夏言方執政力持之其事得解或勸繼魯當詣夏謝繼
魯不從然而所遇非霍諤也卒以此銜之調黎平府黎平
苗境苗性頑輕殺易爲亂控御少失宜往往激變繼魯嚴
絕苞苴結以恩信境內帖服靖州守將嘆曰徒選邊將設
守兵不如得良二千石屢陞湖廣提學道副使山西冀南
道參政山西按察使方其分守冀南境內多宗藩武斷難
治繼魯峻持概不寬貸宗藩側目及其陞按察使方出境
宗藩百餘人要於路冀出私物以爲挾發其裝惟敝衣舊

履而已咸嘆息曰袁高舉此位迄今百七十餘年罕見
此官更載酒追餞而去抵任持法益堅明允大著晉中民
自以爲不冤羣有孫青天之謠兩臺交薦擢陝西右布政
使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會有西陲之警持
議與總督翁萬達不合交疏爭論執政以前故特左翁下
繼魯詔獄御史楊爵者先以言事忤旨入獄中兩人意氣
甚相得日相對作詩繼魯有詩云憂國憂民意自深諫章
一上泪沾襟男兒至死心無愧留取芳名照古今爵亦有
勸君努力加餐飯浩蕩乾坤在兩肩之句獄無楮以破碗

書壁因號破碗集讀書不輟時人哀之朝臣知繼魯者願以百口直之不得晉中宗藩亦抗章救辨卽前發裝肆挾者執政意堅弗能解疽發於項遂卒隆慶改元言官疏其冤請恤典制可乃贈繼魯兵部侍郎謚清愍蔭一子予塋祭製文諭祭其略曰刻意操持有皎然不污之節矢心樹立有毅然不屈之貞賢聲每著於在官清望雅歸於輿論特以籌邊之議恥於苟同乃來文致之辭陷於重譴式嘉素履特介新恩云云時論快之

破碗集今已無傳尤幸雪崖錄其一絕句剛介之氣凜

凜如見云

宋潛虛薛大觀傳

薛大觀字爾望昆明人其先于洪武中由江南之無錫遷滇大觀妻楊氏生子二女一長子之翰之翰之妻曰孟氏父子皆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崇禎末羣盜張獻忠陷蜀已而

大清兵討張獻忠破殺之于鹽亭其將孫可旺李定國等走滇滇人多附可旺得官而大觀父子名士或勸之出大觀曰嘻此孫氏之官賊官也余義弗爲當是時永明王卽皇帝

位于廣東可旺陽臣明寔不用命而李定國與可旺貳迎
帝入滇可旺走北降滇人之前不附可旺者皆爭出自表
異或又勸大觀大觀曰此李氏之官仍非明官也于是挈
家隱居城北之黑龍潭潭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
大觀父子讀書其間誓弗出歲戊戌

大清兵破李定國軍浸尋至滇永歷出奔如緬甸大觀聞之嗚
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
天命不可以力爭顧獨不可效死一戰乃崎嶇域外依小
夷求須臾活豈可得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計唯有一死

女其勉哉之翰泣對曰父爲國死兒安敢不爲父死大觀
曰女死誠善第女母及女妻皆在將奈何當是時楊氏孟
氏皆在傍乃曰君父子爲國家死吾姑婦獨不能爲君父
子死耶而旁有婢曰瑣兒者抱大觀幼子在懷聞諸人語
乃前曰王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婢子死亦可乎大觀
曰婢爲王死亦義也于是相率登魚樓大觀夫婦上坐子
婦拜瑣兒亦拜拜畢攜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之明日屍
相牽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傍人舉而瘞之
先是大觀之女適同縣鄒生是日隨其夫避亂西山距魚

樓數十里兵至火起其夫復他逃女曰嗚呼吾一婦女將安逃脫辱身非義不如死也亦赴火而死
贊曰自萬厯以來天下多故行間大吏計惟有逃耳一逃而廣甯失再逃而流寇猖又逃而金陵亾而閩亾而滇黔亾嗚呼東南諸帝之死視裂皇之死爲何如也大觀諸生以其家死無子遺焉余讀其臨死之語尤悲之

此與清愍孫公傳較明史更爲詳核故並錄之嗚呼人患不自立耳果能自立豈至寂寂哉閱之者當審所擇矣

宋潛虛楊劉二王合傳

楊畏知字介夫陝西臨潼人劉廷傑字霞起福建上杭人而王運開王運閔所謂夾江二王兄弟者也崇禎庚午畏知舉于鄉庚辰召試授戶部主事累遷洱海道副使劉廷傑以貢士通判永昌皆滇屬云當是時永昌推官爲王運開以進士起家而其弟曰運閔亦崇禎壬午舉人運閔以蜀亂攜其家從兄居永昌崇禎中陝西羣盜起天下大亂滇以僻遠得脫承平且三百年其富麗擬于中原黔公世守滇南十餘傳而至沐天波天波自年少政出多門諸土

司時時欲叛天波不知也乙酉秋七月吾必奎反冬十二月朔沙定洲反襲破滇天波走楚雄明年沙定洲自將兵圍天波于楚雄當是時洱海道楊畏知駐楚雄永昌推官王運開亦適以他事至相與嬰城守定洲不能破而使其將李日芳攻大理王朔攻蒙化皆陷之天波懼走永昌明年張獻忠死于蜀其平東將軍孫可旺安西將軍李定國率其餘黨收潰卒由蜀入貴州聞閩亂遂引兵襲滇破之沙定洲敗走明年孫可旺西畧地且及楚雄畏知奮曰可旺國賊罪大惡極豈可坐而待其至率其衆千餘人迎戰

于祿豐縣之啟明橋兵敗自投水中可旺素聞畏知名使人救之起再三說畏知使降畏知不肯痛哭求死甚哀可旺曰公無自苦公志在尊明吾亦且歸正復明室公盍留此身與吾共濟大事奈何死也可旺因折箭爲誓畏知乃喜曰爾旣與吾翼輔王室則自今請勿殺人勿焚廬舍勿淫人子女可旺遂下令軍中如其言以故迤西諸羶雖不守而皆無屠殺淫掠之慘者畏知之力也可旺尋至大理使人招天波于永昌天波欲降索諸司印與俱而是時通判劉廷傑署郡守推官王運開署參議兩人正色告天波

曰吾曹之官皆權攝其印何敢與公爭然印在吾而與公以降賊是吾兩人亦降賊也吾兩人受先帝命以守此土自分死久矣豈能復向賊廷求活且吾兩人書生耳猶義不爲賊屈公世臣奈何賊未至輒降他日何面目見祖宗地下吾兩人在印不可得必欲印請待吾兩人死而後惟公之所爲天波不能答而陰告永昌人曰不降城且屠永昌人洶洶兩人因悉遣其家人西走騰越運開謂其弟曰爾未仕義可不死其將吾妾俱西勿令此輩在徒亂人意衆日集參議門哭且譁曰明公固效死奈滿城生靈何參

議憫之使退乃又趨府署譁如前廷傑從容坐堂上告之曰來吾語女逆賊詭譎他州縣之降而屠者多矣處亂世生死有命若何恐之甚耶衆或前曰人誰不畏死廷傑笑曰女以吾爲畏死耶吾欲死久矣乃命取卮酒開篋投醜將飲衆大驚皆走一夕運開過廷傑相與語臨別運開舉手曰吾熟思之惟此一路走得是廷傑曰諾衆有竊聽者私相告且賀曰兩人走我輩生矣旦日集參議門視之見有老僕哭而出往告廷傑曰吾主人夜半自經死矣廷傑喟然嘆曰嗟乎君子哉遂先我而死耶乃沐浴焚香撰上

漁野
烈皇帝表又賦詩四章以自明其志取素練縣梁上旣縊
練忽絕復甦有客持之泣廷傑叱之曰去復整衣冠更以
帛自縊死王運閔在騰越聞之與劉氏子弟來治喪旣殯
復走騰越兩人旣死沐天波使人攜印往降可旺可旺陰
遣將劉文秀引兵襲永昌執天波以歸可旺旣降天波取
永昌聞兩人死節事驚嘆良久將求其後官之或言運開
有弟曰運閔今在騰越可試召之乃發使召運閔行至潞
江中流出手書一行付其僕曰志之遂躍入江死僕視其
書云得我屍全吾兄合葬題曰夾江二王兄弟之墓數日

得其屍沙上面如生遂合葬之可旺還滇聽逆紳任僕言
自稱平東王鑄錢曰興朝通寶營宮室造印勅設部寺臺
省侍從官浸尋自帝而其黨故等夷不相下每指腕怒目
相爭曰爾自王誰寔王之先是烈皇帝之崩宏光帝南京
未幾而敗隆武復帝閩越又敗而兩粵間乃立桂王子永
明王子肇慶改元永曆楊畏知聞之告可旺曰君自王滇
南衆且不服今廣東立新君能束身歸命當得爵土之封
衆誰不服者可旺曰善即使畏知往粵請王封廷臣議不
決畏知再往返而粵拜畏知爲大學士已而可旺黨賀九

義至以封事與廷臣爭辨擅殺宰臣嚴起恆畏知深自悔
恨痛哭上疏論九義罪可旺怒使其黨鄭國執畏知至數
之曰何負約畏知曰爾負我我負爾耶吾兩人始約尊明
今明室秋毫未得爾力始約勿殺人今且殺大臣矣盜賊
終不可與爲如此奮起搏可旺不得乃取頭上幘擲可旺
面可旺益大怒遂殺畏知于是召九義等還而訟言背叛
益驕蹇無忌矣已而李定國卒破走可旺部曲多降明本
畏知始謀云

贊曰吾聞永曆之亡也燬其骨且棄之墟滇人相向悲泣

乃爭提筐拾取之軍中見者感其意各給以錢頃之錢滿
筐遂以葬其骨云吾嘆滇人

是史公合傳體其摹畫處添毫欲活○較萬季野馮再
來二作尤爲警動

遊燕子洞記

乾隆己亥三月遊燕子洞蓋二十有一年矣其縹緲靈悅
之狀長不絕於耳目間壬子癸丑客居茗上往來西湖同人
以爲絕境而余獨默然或問之余口占曰豈是忍心拋絕
色意中別自有西施皆謂余狂易竟有作色者亦一笑置

之而已每欲作記輒未能而胸中若有所負今年楊葦塘
來同遊燕子洞人也少余九歲老矣挑燈話舊往往統如
打五鼓不覺也余往時在懷甯壯盛之年葦塘與弟雲達
髫年才雋今葦塘鬚白雲達亦頭有二毛念余與楊氏三
世姻舊交好之厚且生平山水之游屢矣而樂無逾於燕
子洞者故勉而終記之曰丁酉之秋友婿楊亦亭之官蒙
自余自都中偕往亦亭葦塘尊人也途中所見如華嚴清
溪白雲牽珠非不奇奧覺少水自不及江東諸名勝及至
蒙自爭言百里外阿迷州燕子洞因往游之役謬曰識路

徑仄纔容馬足幾墮者再至則低屋數椽他無所有土人
謂有通行路在前適所行有蹶而死者同游武進鄒君怒
欲鞭役入門拾級而下至洞仰見燕子數萬呢呢喃喃不
絕於耳鄒大呼曰煩襟盡釋矣今乃知人有過而怒之者
之可以不必也左有室窗外石壁數仞有穴數百禽鳥不
一類出入穴中皆不識何鳥鳴不已側耳聽之有潮音焉
凡瀑布聲在上此乃在下腳下踏水聲萬丈絕勝江聲橫
壯松聲在空中也迨而觀之水一泓耳如汪汪萬頃陂夜宿
洞中月光蕩隙如雪灑然不能寐蚤起鳥聲較初入時逾

多余少從宦吳中太恭人嚴不敢一夕宿於外年二十始歸里宿撥蒿坂舅氏家天將曉聞林間鳥驚寤余十餘年置而不去懷之鳥聲今乃爲燕子所奪矣由通行路歸迴首無所見所謂石壁者不知何處歸蒙自與亦亭抵掌言之亦亭善雙鉤草書有遊絲蛛網秋蟬春蝶之妙其工絕一世勸其作書懸洞中亦亭欲余爲記以筆力弱不能達恐不稱雙鉤書因循至今今亦亭歿且四年雲達滯日下而燕子洞者又遠在萬里外也老懷可勝道哉葦塘讀之淒然泣下霑襟矣或曰西湖遂不及耶余曰西湖少一燕

半洞燕字洞不必有西湖也嘗怪詩文無定評震乎其名者則稱絕非好惡之偏直未至真處耳評山水亦然今以詩擬之西湖青蓮也燕子洞漢人歌謠也其一二語妙絕青蓮集中所無漢人集中不必有蜀道難長千行也雖然青蓮世豈又有二哉葦塘他日到西湖當思余言

不事描頭畫角而尺幅中文生于情惟覺靈氣往來創體實屬正體

威遠知事王君墓表

君姓王氏名璵字銳九別自字魯峯先世自濟源遷寶豐

河東
君祖天祿遷魯山考明五年二十餘歿以君仕贈順甯知
事配張孺人早歿繼配溫孺人實生君數歲而孤孺人守
志撫孤鄉里以苦節稱君稍長備書以養習申韓家言魯
山令王君肇基調南陽延君佐幕務歸投牒爲刑曹吏期
滿考授正九品職以母老不謁選躬耕養母者二十年母
歿治喪中禮服闋得順甯府知事長官才君署縣事歲大旱
請借谷順甯離省千八百里待報則民餒遂開倉先賑之
長官怒君擅發君申辨得請明年貧民不能償者五百餘
石君變產代納育賢書院久廢君捐俸修葺聘貢士杜棠

主講席文學興起請於上撥官地二頃以資膏火改署雲
州州有新墾地歲歉徵租民大困君爲詳免州不產瓜瓜
時斂民錢市於他縣遂爲例君復免之普洱府威遠極邊
地夷民雜處其俗好人而怒獸號難治長官皆曰無踰王
知事者遂調威遠甫抵任而黑獠叛巡撫江公蘭會提督
某公發兵剿捕之軍裝資長夫力前募者多不給值民間
雇役多逃避君無尅減久之民信爭爲長夫運裝速於是
有牛肩山土地塘之捷邦右甯靖善後之虎練八百土練
二千皆隸君撫循得兵心而民不擾波月那磨投誠頭目

刁廷桂黃金武俱嚮化事平以功授縣丞職署恩樂縣威遠民攀轅而送者千餘人縣東門臨大沙河渡者多渴橋久圯君庠橐中先出資爲倡費二千緡而橋成民德之邊俸滿以州判用君任事不避艱險荒崖叢箐間積勞致疾引疾回里長官莫不惜之今大學士費公官雲南布政使時前直隸總督顏公檢官迤南道時皆曰王知事誠實之心人不能及昔班孟堅傳循吏合西漢二百餘年塵得六人探其本則曰以經術飾吏治君起家不由縫掖而歷著循聲如是可表也君生於雍正癸丑某月日歿於嘉慶庚

申年某月日春秋六十有八葬於縣西某鄉子一人光鼎魯山縣學生孫二人景洙景泗葬後之八年余始爲文表之表曰

古之仕也以澤民今也不然自束髮受學授之於其師聞之於其親皆以爲榮其身而利及其子孫然而問刑名不知問錢穀不知一旦有事則倉皇而逡巡君之居官也遠追黃霸而近比况鍾囿囿受道而邊徼抱功不籍於帖括而直據其心胸吾表其墓無虛詞使儒名而市行者聞而愧之則其膏澤也庶可下及於蚩蚩

家傳墓銘固不足憑然以名手出之自有分寸表詞于
事外見遠致可為七篇頭老先生頂門一針

